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六

姚學塤號鏡塘浙江烏程人嘉慶丙辰進士官兵部郎中有文集

嚴氏家譜序

潤堂夏公家傳

蕭掄字冠英號子山江蘇太倉人諸生

陳寅堂先生傳

小弁山人傳

馮仲廉孝廉墓誌銘

胡本洲字靜夫江蘇上元人嘉慶丙辰進士

豫讓論

楊忠愍公論

瓦官寺記

青嶼堂記

朱寵字錫三號柳堂安徽涇縣人嘉慶丙辰進士例授內閣中書改官徽州府教授

九 八 七 七 五 四 四 一 一

迪光橋記

十

書吳翁孝行

十

孀婦俞氏家傳

十一

節婦汪氏墓碣

十二

陳

鱣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甯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戊午刻

吏治論

十三

名節論

十三

胡廣論

十四

王節愍公畫像記

十五

張忠烈公畫像記

十五

黃廷鑑

字琴六江蘇常熟人歲貢生著有第六姓漢文集

阜帝山莊四友記

十七

游西山鵝鵠峯記

十七

王先生墓誌銘

十八

趙先生墓誌銘

十九

王錫圭字翰周號雲莊浙江平湖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著有兩貢地理考證四卷

沈順齋先生四書贅說書後  
二十一

沈寶麟字孔微號龍齋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官涪溪縣教諭有雙琴齋文集

張耳陳餘論  
二十二

崔孚三別傳  
二十二

沈貞婦王氏傳  
二十五

張晉本字沅山湖南善化人嘉慶六年順天舉人有文集

蜀碧題後  
二十七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六

嚴氏家譜序

姚學煥

嚴生澍從予遊。奉其仲兄魯齋之命。以家譜問序於余。余案嚴氏本莊氏。莊氏故半姓也。自楚莊王之子孫。以謚為氏。曰莊。後漢時避明帝諱。曰嚴。凡漢書所載。若嚴忌。嚴助之屬。皆史臣所追改也。案藝文志。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莊夫子即忌也。又有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忽奇者。或云忌子。或云忌族子。即劉歆作七略時。已疑不能明矣。又有嚴助賦三十五篇。或曰嚴。或曰莊。一改一否。師古所謂史駁文也。西漢之末。蜀有高士曰嚴君平。君平亦莊氏也。法言云。蜀莊湛冥。今漢書亦改為蜀嚴矣。至東漢而嚴先生子陵出焉。子陵亦莊氏。毛會侯所為作復姓議也。余謂古人之姓。不必後人為之。優要之。嚴氏之為莊氏。莊氏之為半姓。其見於史冊者。大略如此。然余嘗讀後漢書。逸民傳云。嚴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而通志氏族略。則曰光始居南陽。或新野。後居新安江側。有釣臺祠。親存。竊謂子陵與光武為故人。乃在同遊學長安時耳。非南陽新野人也。厥後動星象。歸江湖。富春之山。嚴陵之瀨。其耕釣處。至今猶存。則吾浙嚴氏之祖子陵。豈獨慕其高節。亦其蹤蹟有可得而溯者歟。今魯齋之先。亦子陵後也。自桐江遷武林。已而卜居烏戌。是曰憶梅翁。譜之所列自翁始。而其

先世闕焉。蓋古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義也。昔狄武襄不祖梁公。而郭崇韜以汾陽為遠祖。下馬拜墓。識者非之。君昆弟之所見賢於崇韜遠矣。又墓田祭產之屬。皆世守之重者。亦附載於譜後。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師前人之勤儉。而不入於侈肆也。善學前人之勤儉。而不流於纖嗇也。本之孝弟。澤以詩書。將必有高才碩德。如君平子陵其人出焉。豈特忘助。惠奇之以詞賦者乎哉。斯余之所厚望者矣。

潤堂夏公家傳

公諱家瑜。字伯彩。號潤堂。姓夏氏。世為江西新建人。祖某某公無子。以公之考澹齋公為後。祖母賈宜人。年少苦節。為戚黨所稱。公年十三。喪其母。王宜人賈宜人教養備至。雞鳴必與孫俱起。使就塾。夜漏三下。猶篝燈紡績。以待歸寢。故公早歲即以文學知名。試輒先其儕輩。既久。困場屋。遂以例為縣丞。初仕廣東。厯署陽江增城保昌龍門等縣。有循吏名。丁澹齋公憂。歸服闋。補香山縣丞。以獲盜功。陞新安縣知縣。游陞湖北黃州府通判。特授湖南寶慶府知府。以吏議左遷江蘇蘇州府同知。厯署常州鎮江江甯知府事。丁祖母賈宜人憂。旋里。已除服。遂不出。卒於家。此公厯官之大略也。其在香山也。有巨盜何勝友者。肆劫海洋。為商旅害。大吏特札禽之。公設方略。重購募。獲勝友與其黨三十餘人。勝友脅力殊絕。非格拳所能制。公密以聞於上官。

而置盜署中。善飲食之。且時時慰以好語。一時忽失盜所在。家人驚覓之。至後園方踞樹而啖棗。笑謂覓者曰。我欲逸。不待今日也。顧公遇我厚。不忍以此相累。曾上官遣兵役至。遂以盜付之。既就獄。獄中諸囚半盜黨也。將謀越獄。大吏知公為盜所畏。信使公鎮撫之。公入見。耳目非是。正色語盜曰。若有知罪當死。即就死耳。微幸苟免。非夫也。盜笑謝曰。不敢。立叱散其黨。卒伏法。公用是陞知新安縣事。時有遺犯六人。同時脫逃。次日咸就獲。公曲為保全。六人者得不死。寶慶附郭邑者。為邵陽公下車。知邑有豪民石姓者。富橫於鄉曲。嘗斫人脛。五日連斃三人。先以風聞通詳未定案。會被議降調。石姓知公清貧。且有官累。遂啗以重賄。至十萬金。求毀稿。公不許。臨行囊索蕭然。而父老送者遠至百里之外。閱數年事發。前後官俱罷斥。且獲罪。公一稿獨存。得無恙。人既重公之剛正。且服其先見也。乾隆丙午。山東大饑。流民入江南境者。不可勝數。斃於路者無日無之。公時任蘇州。請於各門設委員專司其事。有路斃者。驗其無傷。即時棺斂。公捐廉為倡。共得萬餘金。為棺木費。時紳士彭君某杜門謝客。十餘載當道罕得見其面。聞是舉。投刺請謁。願捐資以助。凡官民所備棺。分貯兩堂。各就近取用。又捐義冢地數處。日以舟載柩而葬焉。共用棺二萬有奇。公念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又將就死。乃設粥以賑之。男女異殿。老病者寢食殿中。又延良醫施

集餌以治其疾。吳中好義之士聞風響應。所全活者無算。署常州時。遇大旱。自無錫之高橋。斷流者三十餘里。商販不通。民饑欲絕。公督役開濬。晝夜親居工次。人皆用命。月餘流遂通。乃旋署。積弊盡白。士民感泣曰。非賢太守。吾民其槁死矣。為作歌以頌。時鄰郡亦被旱。有司以漕為利。莫肯以災聞。公語鎮江守曰。民病若此。不以聞。何以仰對上官。為民請命。雖拂上官意。何害。遂入請。諸及飢民不覺淚下。上官允其請。兩郡之民咸德之。及移署鎮江。老幼夾道歡迎。不勞而治。時臺灣方用兵。京口為轉輸孔道。胥吏預拘船戶。多派民夫以漁利。民以為苦。公痛懲之。盡釋去。臨時以直雇募四方雲集。民無羈候之累。而公事以濟。在江寧。適遇鄉試。添設號舍。中秋日。以餅餌梨藕餽士子。至今為成例。及丁艱歸。同官與紳士有哭送者。公天性孝友。任增城時。迎養滄齋公於官舍。得其歡心。滄齋公歸家。逾年而卒。公聞訃。慟絕。哀禮兼盡。其居賈宜人喪亦然。既治三世葬事。復置田以供祭祀。公弟以宦遊病歿於浙。遺產甚薄。公推財以予諸姪。其餘睦姻任恤之事。不可殫舉。教諸子嚴而善誘。卒用有成。生於乾隆六年五月乙丑。卒於六十年四月丙戌。年五十有五。配某宜人。子五人。長修惠。國子監生。次修憲。江蘇興化縣典史。次修憲。候補訓導。辛酉舉人。次修忠。甲子舉人。次修超。壬戌進士。由翰林擢御史。今為刑科給事中。女四人。長適呂。次適趙。次適



吳次適表孫十三人。廷楨廷茶廷栻廷樾廷桂廷杰廷森廷梅廷楠廷榮廷柱廷彬廷梓廷楨廷茶皆舉於鄉。廷栻廷杰候補典史。餘俱業儒。孫女二人。曾孫一人。獻章尚幼。給事以公傳略示余。因次第其語。俾載之家乘焉。

贊曰。余與給事遊。觀其奏議。藹然仁人之言。及讀公傳略。知給事之賢有自來也。公所樹立卓卓。余尤愛其官常州時。所以語同官者。使有司盡若是。民豈復憂飢死盜賊何由興乎。嗟夫。此子美所為嘆息於春陵行也。

陳寅堂先生傳

蕭綸

先生陳氏名震。字雄雉。一字寅堂。先世居浙江之鄞縣。曾大父景鴻。避家難。始遷太倉州之劉家河鎮。後分鎮陽縣。遂為縣人。大父元音。馳贈文林郎。山東鉅野縣知縣。父需國學生。贈官亦如之。先生之生也。母黃太孺人。夢雷震於庭而孕。故小字震青。及長。遂名震。性凝重。好讀書。衣冠動作。望而知為儒者。登乾隆庚子恩科進士。越十年。選任鉅野縣。縣有劉姓兄弟。殺其父。經十餘年未發覺。先生因獄盜得其蹤。往勘俱服。事聞。詔獎其能。又有男女以奸發自戕者。兩家父母互相訐。廉得其情。獄應時解。其留心吏事如此。然鉅野故小邑。當孔道。平時冠蓋往來。厨傳之費頗廣。而運河在境內。歲事疏濬。先生竭俸入佐之。不以累民。以故民得休息。及嘉慶三年。大兵征川楚。過境上。供億殷繁。所用公家錢。或不足以更費。則重困。左支右絀。幸而辦治。不至以乏軍興被劾。而上官終以君儒者無濟變才。遂中考功法罷。初先生少歲治制舉業。從毛太史詠游。踴厲奮發。每篇文出。傳華胥自以為不及。咸進士。為縣令。猶時時喜為講說。以此自負。大吏至有稱為老先生者。蓋亦笑其迂闊。而先生弗顧也。獨令陝西巡撫方公時為臬使。心重其為人。去官後。遂以授經客。方公所者數年。而先生亦已老矣。當先生在官時。雅善今寶山縣令田侯鈞。侯鉅野人也。與

先生為道義交。久之來令鎮洋。則先生已去官。家貧。幾不具饘粥。侯割俸贖之。先生遭繼母喪。歸自闕中。侯在寶山。方為子擇師。迎至署館焉。是歲嘉慶十年也。明年正月廿日卒。侯為棺殮。而歸其喪於家。嗚呼。先生為縣令十年。不名一錢。至垂老。猶以教授自給。終於客死。何其窮也。然有侯以生館死殯。情義之隆。無所不盡。世之去其官者。其能得此於舊部民否也。然則先生乃適以彰其為吏之良。其亦可無憾於地下矣。卒時年六十有一。所著有存雅堂制義。行於時。無子。以從兄秉鈞之子朝米為嗣。

### 小弁山人傳

小弁山人姓王氏。名昭麟。字公符。太倉人。明太常寺少卿世懋七世孫。高祖吳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官中書。曾祖緝。康熙甲子副榜。充國學典禮生。官陝西府谷縣知縣。祖良穀。雍正中。以人才徵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父勸。留諸生。山人少為學官弟子。去遊京師。會時修太學誌。大臣奏選國子生八人。校錄。山人與焉。事竣。還浙江。龍游縣丞。調太平縣丞。課最。權知縣。攝龍游。西安臨安。常山。東陽。五縣。奏調衢州江山縣。山人所至。有清白聲。孜孜務得人。和令有不便者。必去之。而後已。尤以興起人材為己任。西安民多入山作炭。舊例官市炭百斤。錢百四十。大吏率檄縣和買。市價

數倍。官給如故。民重困。山人至則改隨市價輕重。白諸大吏。遂無復繳買者。在東陽除官價市肉弊。吏不得因緣為奸。兩地皆立碑為故事。乾隆四十六年夏。諸暨大水。泛溢東陽界。大府方請賑。山人曰。必得請而賑。生者死。死者腐矣。即出粟三百石。金千兩。賑之。吏執成例。以擅動倉庫為言。慨然曰。百姓我亦子也。忍立視死不休耶。即重得罪。不恨。東陽富人章奉千金為壽。請以其子為門下士。山人峻卻之。不與通。諸生葉泰者。貧甚。山人知其才。厚贍之。令就學省城書院。歲餘。泰成進士。其令江山也。衢州俗。生女多不舉。富人買婢者。錮其身不得嫁。江山尤甚。山人請於按察使。立碑禁絕。犯者繩以法。視事二年。舊俗遂革。既乃以鄭生事得罪罷。鄭生者。曾刊其師所著書。怨家摘字句訐之。然板已燬數年。書無存者。山人重傷士類。且以無左驗。寢不治。既復訴大府。抵鄭罪。山人亦被劾論戍。江山東陽諸縣民。聞者爭謀代山人納贖。旬日間。輸者盈至。荒村僻壤。手把力作之民。亦持數十百錢為助。山人弟玉麟。齋所輸抵京師。請贖。詔許。乃釋歸。予請漢書趙廣漢得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王尊生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其功效。彼其於長吏若此。何風俗之厚也。今觀山人被罪。部民之奔走營護者。與班氏所稱。若符契合。則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夫縣令親民之官。一稱其職。民即分憂任患。若父兄親戚然。洵乎民情之易感。而山

人之臨政亦從可識已。王氏自太常與兄世貞。並以文章名海內。山人胚胎家學。工詞章。善真草書。弱冠為令尚書劉公壩所賞。值

天子南幸。召試。賜東帛歸。平生寢食於詩。嘗言人生不讀書。胸無根柢。出語皆俚俗耳。識者謂真詩人語也。其書法重於時。天台雁宕間。碑刻往往出其手云。山人少孤。事母郁甚謹。方丞龍游時。督餉入川。主者將奏留之。告以軍功議叙。可得。不次擢。山人曰。江浙地近。便迎養。川路遠且險。恐不能與老母偕。請辭。自謁還。至去官。凡十二年。無一晦之產。一金之蓄。其歸也。老屋數椽。僅庇風雨。布衣蔬食。未嘗請謁當事。既歿。檢其素。惟為令時萬民所贈衣數襲而已。歿年六十歲。子變。諸生孫鼎謨。鼎垣。論曰。山人少儻。負才藻。其召試行在也。尚書劉公力為推轂。然卒不遇。其游京師。最為大學士傅公所知。士大夫爭以狀頭相許。僅得一縣倅。其官浙中。循良之聲。家戶戶祝。然終以註誤罷。晚歲戢影里中。杜門卻掃。而人亦罕知有山人者。竊嘗嘆山人之遇。不能盡山人之才。而山人竟鬱鬱死矣。悲夫。

馮仲廉孝廉墓誌銘

嗚呼。古丈之不講於世久矣。柳子云。丈以載道道也者。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原。孝弟忠信仁義之指。聖賢所以修之於身。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也。今不此之講。

而一惟科舉文字是為。是亦學術之衰已。當此之時。而不錮於俗學。不誘於勢利。日夜孳孳。博觀聖賢之書。以求指趣所在。是非有志之士而能然乎。韓子有言。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夫誠志乎古人之道。雖學之有至有不至。而要為韓子之所許。若仲廉者。豈非其人哉。仲廉馮姓。偉名。偉人字。仲廉其自號也。世為太倉黃涇鎮人。曾祖璧。祖漢州庠生。父懷璞。太學生。仲廉少穎異。自其成童。已好讀古書。不為章句之學。弱冠與兄同補博士弟子員。兄名俊。字俊人。亦有學行。通八歲。為乾隆辛卯。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益讀書治古文辭。義法本之史漢。而初意造言。必歸自得。所著如生理本直論。聖人前知論。原天人之故。原陰陽之故等篇。皆卓然見道之言。其他文亦近正。少駁異者。然仲廉不自是。嘗語余。吾徒作文。非獨韓柳歐曾為不可及。即明歸熙甫。望之。已在青雲上矣。蓋仲廉深有見於斯事為難。奮其力以與古人相追逐。知其不可及。斯求其所以及之也。然則充仲廉之志。其進豈有量哉。而不幸死矣。沒後有以遺文示桐城姚姬傳先生者。先生與余書。稱其識見甚高。為近今未易有之材。非妄歎也。仲廉既好書。嘗得道士養生書讀之。習導引術。屏除肉味。時時棲僧舍中。人因謂其溺二氏之說。不知仲廉中歲多疾。特借是以屏羣遠俗。而非果有感也。觀其與人書云。古之君子。其自為也。循循孝弟而已。其為學也。孜孜禮樂而

已未嘗言性言仁。駕虛詞以市人也。吾以為孝弟禮樂。保性莫大乎此。存仁莫近乎此。務為大言。自謂微妙。而倫常虧廢。是孫卿所呵賤儒也。又曰。道之難言也。不如藏之於心。為得。由強索以自然。由堅守以幾化。心得之久。口辨自忘。嗚呼。仲廉之學識如此。而謂宵惑溺於異端者乎。仲廉性孝友。事兄如父。撫庶弟如子。兄病。方計偕。聞之輒馳歸。比歿。哭之過時而悲。居恒訓子若從子。必於禮義。家貧。授徒自給。各視材器而成。就嘗慨然謂士不可虛生。必思有益於世。惟教人為善。斯益之大者。嗚呼。以彼之志。使得用於時。豈其無所設施於天下者。而窮約以死。可悲也。仲廉以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四十有八。娶瞿氏。無子。以兄子恒為己子。著有文集十卷。詩一卷。劉記八卷。老子真解一卷。恒將以嘉慶年月日葬。君於某都之原。以余之習知仲廉也。來乞銘。故為論其志之所存。而系之以銘。銘曰。

匪抗其志。曷瘁其躬。豈其有所樂乎此。故不與世而苟同。其文彬彬。道則豐。後有讀者當知公。

豫讓論

胡本淵

豫讓之為智伯死。論者以為忠於智伯固已。雖然讓失所以處死之道也。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其友謂之難。而欲以善事裏子圖之。委蛇其術以報君之讐。何嘗不可。而讓乃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吾欲以為懷二心者戒。聽其言則是核其實則非也。何以言之。臣之于君。妻之于夫。一也。三國時孫翊妻徐氏之討賊。不動聲色。而為覽授首。亦可謂為故夫賊新夫乎。有明建文之難。景公早朝懷刃欲刺新君。以報故主。惜其志不遂。而身以殞。然至今以為忠。而不病其懷二心以事君也。且讓曰。吾為此以明君臣之義。讓而欲明君臣之義。則已後矣。何也。讓先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讓當為中行氏報讐。乃不為報讐。而且反顏事之。宜裏子面數而責之也。而其解曰。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是仍徇私義以報知己之恩。非念君臣之義者。使念君臣之義。則雖衆人遇我。而君臣之分已定。能為中行氏報讐。其于綱常大節。不更明於皦日乎。不更為人所難。而足以愧天下後世之懷二心者乎。顏平原為唐主所不知。文丞相初亦不甚顯仕。而其精忠為國。卒至九死而不悔。豈嘗計及于君之遇我何如。亦慷慨激於義烈。知有君不知有身耳。甚矣衆人遇臣四語。豫讓之詞之窮也。假使智伯不以國士遇之。則又將以事智伯者轉而事趙襄子矣。此可為人



臣訓乎。善哉。方正學先生曰。謀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未全也。智伯既待以國士。當於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諄切懇告。三諫不從。伏劍而死。伯庶幾或悟。讓雖死猶生。此言誠是也。然吾謂讓果知諫。其于范中行氏早已行之矣。宜待事智伯哉。雖然。讓固處死不善。亦可謂苦心以報智伯矣。彼臨難苟免者。又豫讓之罪人也。

楊忠愍公論

楊忠愍公于嘉靖三十四年冬十月。以勅大學士嚴嵩奸狀論死。愚謂自古志士。殺身成仁。雖所遭之時。所居之位。所處之事。萬有不齊。而死生義利之辨。卓然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宋文信國明楊忠愍二公是已。文山以一臨安府。馳驅為國。流離轉徙。不得其死。而死于忽必烈。椒山以一車駕司。慷慨為國。囹圄困辱。不得其死。而死于賊嵩。文山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椒山亦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立身立言。異代同符。並垂不朽。或謂文山後居相位。其捐軀以殉。雖人所不能為。不肖為猶曰。職所宜然。椒山以位卑言高。得已不已。毋乃傷于太激。以直貫禍。余曰不然。公當與同官論死。生義利之關。在力行何如耳。森憲秉鈞。舉朝結舌。大臣不言。小臣不言。則終無可言之人矣。公以感上之恩。惡嵩之橫。疏論其罪。當是時。公

豈不知力不鈞勢不敵哉。激于義憤。出于精誠。以冀君心之悟于萬有一然。雖張夫  
人諫曰。一仇鸞困君幾死。今聞老父子百仇鸞。君休矣。而公不顧也。及具刑五木。指  
殘繩斷備極慘酷。甘之如飴。當秋審出獄。人人爭見忠臣。罵賊嵩聲轟然不絕。良心  
所同。是非不泯。獨賊嵩不恤。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宋當理宗之世。賈似道以去要君。  
上欲堅留。而文山當制。不肯呈稿。即為張志立勅罷賊嵩專國。羣小趨附。順則奴婢。  
逆則虎狼。而椒山五奸十罪一疏。立即下獄。二公皆身無言責。獨抵觸權貴。辱身不  
辭。大抵持祿負國之臣。多尊且戚。仗義死國之臣。必卑且疏。自古而然。可勝悼哉。椒  
山力行一語。可謂不食其言矣。蓋其慷慨赴義。出於性生。初有訟其兄者。公訴諸御  
史。御史怒言小事無狀。公曰。但論屈耳。何論大小事也。訟乃白。其從學于貢士李古  
城。嘗忍饑受寒。為求醫百里外。待其兄與師如此。豈肯負國家哉。豈以位卑故。遂浮  
沈俯仰。以偷合取容哉。至于處死所由。雖與文山異。而丹心所秉。先後同趨。其身雖  
沒。而綱常元氣獨磅礴于宇宙無窮之內。彼以官小祿薄。職不得為自解者。聞椒山  
之風。可以慨然而興矣。

瓦官寺記

由萬竹園而北行百步。至瓦官寺。寺之名由來古矣。六朝最稱名勝。嗣後迭經兵燹。

忽廢忽興。今特存其名耳。寺與閣並非故地可知矣。由瓦官寺左轉為鳳遊寺。再下為杏花村。相接不遠。皆古跡也。瓦官今分為二。一僧妙圓所居。一僧竹堂所居。竹堂淡泊寺不甚理。妙圓稍殷富。精舍修飭。善藏石。兩階皆種矮樹。右有靜室三兩間。其額題曰城市山林。米襄陽書也。正殿旁有藏經閣。相傳明神宗陳皇后造大藏尊經。並費人米氏手書法華經藏於此。地雖不甚廣。而清潔可愛。僧亦知詩。與其徒德明俱喜奕。每一過之。輒煮茗對奕。移時始散。晤談之餘。雖稍近通雅。而意甚殷懃。至其地心靜神適。泊如也。嘗與談寺之始末。求故地所在。因考古之瓦官。自晉興寧二年。始詔移陶官于淮水之北。僧慧力求故南岸窑地為寺。寺成名瓦官。以此後瓦棺之說不可據。瓦棺寺之取名不以此當時有獅國王佛。戴融石佛。與顧愷之所畫維摩像。稱為三絕。後又有陳后主羊車。武后帶一幅。匠人于鵬吻中。得王右軍誓文一卷。寶之。與前三者相配。今問之寺僧。皆不知也。古寺近江。不阻城郭。既有高僧住錫。如竺法汰。支道林等。又有賢士大夫。如王領軍洽。謝太傅安輩。往來其中。治亭榭。修屋宇。為休息講論之所。宜其盛也。後遭陳隋之亂。至唐宋復建閣。由元及明。廢興不一。其後洲渚漸生。江流遂遠。自築城圍淮水于內。苑別開城濠。而瓦官遂在城中。太白詩所稱白浪高于瓦官閣者。無有矣。鳳遊寺。明時稱為上瓦官。旁有鳳皇臺。宋元嘉時。

築今寺頗大矣。訪所謂臺者。不知其地。而杏村之為荒原蔓草。更無問酒處矣。嗟乎。立乎近今。求二千餘年以上之古蹟。如瓦官者。欲指萊爾一隅。以為昔之名勝在此。其可據也哉。又獨瓦官一寺也哉。

### 青嶂堂記

青嶂堂在城之西南隅。舊為名勝地。相傳西園一帶。皆明初徐國公別墅也。堂以外舊有青瑯玕百畝。名萬竹園。一望蔥蒨幽邃。風過處。鏘鳴金石。余館遯園時。往來猶及見之。今存者不及十之一。餘已為菜園矣。堂以內緣城角。自西而南。尚存千餘竿。疏落成林。亦頗蔚然深秀。是園之大。不過數十畝。其西南兩面。不牆垣。不藩籬。以城為屏風。雖無高邱深林。而清曠幽靜之致可愛。中有池。池之中有魚。有藕。花。春水生時。負水而上。輒聞撥刺聲。荷枯數年。今復發。發時清香撲人。可沁心骨。左右卉木。隨時映帶。啟朝華。披夕秀。無不娟然可玩。余下榻于此五年矣。讀書偶倦。輒散步林中。空翠落衣。清籟入耳。所謂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自知其塵襟之自滌也。晚烟四起。明月東上。浮雲盡卷。池波不興。而林中栖鳥。時一飛鳴。荒村犬吠。自遠而至。地與風遊。古刹相近。鐘聲從雲外落。悠然不盡。如在深山野寺中。心身俱寂矣。憶居遯園時。余年始三十。後鄧生崑發從余遊。年亦未壯。今其長子廷楨已

十七。嶄然見頭角。讀書能繼其家聲。而余亦已老矣。嗟乎。時之代謝。地之盛衰。人事之遷變。固然無足怪。念惟力學可久。能世守以勿替。餘欲長保其業之不壞。久居人世。而以欣以戚。亦所見之未達也哉。

迪光橋記

朱寵

仙源崔君翼書。子丙午同年友也。嘗為余言其族兄子明先生。古君子。不是過。子灝然異之。叩其實。則曰。其他蛇行雞走。僕數姑略言其大者。其事尊人本初公。每先意承志。備極色養。昆季五人。家庭間怡怡如也。故以孝友聞於鄉里。邑西涇陽鄉石村河。為池。款住來孔道。每山水驟漲。波濤挾沙石俱下。寒震庵滅頂之凶。借帆懼礙冢之險。居民思建石梁。輒以工重費繁。退然中沮。本初公每經其地。心忤忤然動。欲獨力成之。事未及舉。而齋志以沒。知其意者。咸咨嗟太息。以為天何奪我善人之速耶。先生乃不忘遺命。慨然以繼述為己任。因與其弟若姪。醵金得若干兩。親詣其處。剋日鳩工庀材。一一部署。蔽其事而後歸。嘻。此豈非不死其親者哉。且夫以一人心力。救千萬人之厄。以一時勞瘁。興千萬年之利。已屬古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況重之以先人之命。不敢遺忘。其經營操作者。即其服勞奉養者乎。其免人病涉。使履險如夷者。即其上慰先靈。使含笑地下者乎。翼書平日據義履方。抗厲希古。不輕許可人。而於先生獨嘖嘖稱道不絕口。予聞而紀其大略。且顏其橋曰迪光。以見先生真不愧為克家令子。而翼書亦不肖阿私所好云。

書吳翁孝行

吳翁名祿室。字在中。邑之茂林都人也。父一橋早卒。母楊氏遺腹生翁。家貧廢疏。有戚某攜之至南邑。為人裏質庫事。會計旁午。無少閒。然念念不忘母氏。一夕薄暮。陰雨中蒼頭持書至。翁色變。以為我母病矣。感賦讀之。信然。即擬疾馳歸。其肆主慰之曰。君固當速歸。奈大雨如注。何。翁不聽。持燈就道行。至次晚。則前溪阻隔。大水汪洋。求一筏不可得。天愈昏黑。居人動色。以公無渡河為戒。翁曰。不念母。何用于為。燭跋易以新。光散亂不甚明。遂脫衣履。攀諸手。徑衝波去。初祇沒脛。愈進愈深。至中流。鏗失。水沸騰。直際頭領。翁號泣曰。天不使我見母耶。俄而身體上埽。浮出水面。兩足跟如有物度之。立者然。忽撞入淺灘。則安然登岸矣。旋著溼衣履。勉行踉蹌。抵其家叩門入省母。母曰。苦我兒矣。日者言我年盡五十一。今已及矣。忽得腫脹疾狀。藥無效。殆將不起耳。有頃。醫至。診視訖曰。疾不可為也。醫故有名。所言無不驗。翁聞之。痛迫於中。俯首雨泣。旋閃入廚下。袖一刀。詣無人處。以口嚙左股肉。得肉寸餘。舂切如泥。暗投烹鼎。雜諸羹以進。母嚙之。疾頓瘳。自後更二十有一年。至乾隆乙卯。母始卒。壽七十有二歲。嗟乎。刲股延年之說。子嚮者曾不之信。然實有其事矣。願其事翁不以告之其母。不以告之其族。垂三十年。知之者益鮮。辛酉冬杪。子自鴻工歸里。翁時赴舍山之銅城關。與同舟。見其康靜自持。笑言不苟。因詢同行。吳子維南乃驪。饒其

事予聞而心惻。索觀其迹不許。舟衆迫之得見。傷痕宛然。嗚呼。子於母氏不能盡區區心。為少延歲月。及棄養。又客遊千里外。不能親臨含飯對翁。且恨且愧。不禁潸然淚下也。翁兄弟有五。長三皆早世。翁最少。勤儉治田產。公其租穀。又出貲與二兄生理。洵可謂孝義兩全者矣。其成春。予復有漢皋之行。路遇翁族人問之。亦如維南所云。乃益嘆翁之天性過人遠也。故筆之如此。初翁受創後。痛而踣。半胸時。強起漬血痕。裹以布巾。甫畢。遇鄰人見翁神色異常。時詢之不告。以實。嗣後見翁舉臂無力。且不時病。伺而觀其裸。堅詢始知之。仍戒勿洩。維南蓋久而微聞之云。

### 孀婦俞氏家傳

孀婦俞氏者。族弟安多妻也。年十六歸。多。婉慈。遵婦道。翁慶桐早歿。姑胡氏守志。歷年忽嬰痿痺疾。手足不能舉。多以家貧。出外謀生。無兄弟姊妹。凡姑起居食息。氏一身任之。朝夕不離。所年十八。多忽以疾卒。氏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意殆欲以死殉也。慰之者曰。女固不自惜矣。姑老病在牀。家徒四壁。將奚賴。氏頓悟。遂收淚。茹痛吞聲。於姑前絕不作悲泣狀。嗣後事姑愈謹。姑體素肥。氏羸疾扶掖。恒不勝。然勉為之。無怨色。夏則移姑向風。冬則負姑就日。遇族黨有吉慶宴會事。還將姑攝至坐間。氏旁立進羹。不欲使姑寂寞也。或姑不願往。則又撮取各肴。攜歸以獻。姑聞其



少寡無依。欲嫁之。氏長跪泣告曰。婦去如姑何。其母亦微授之意。氏正色謝曰。從一之志。豈以貧更。且獨不欲生我姑耶。自後無敢言者。以鍼黹易米。僅能餬口。以奉姑。且朝不給夕。其伯祖慶昂者。六十餘無子。以採樵自給。讓祖遺服分米三石與之。姑可繼饗殮。又念亡夫乏嗣。血食將斬。皇皇為承祀計。通族中有二歲兒。其父母以貧不能育。從叔倚江姑之姨姪也。出白金贖之。遂以其兒為多嗣。氏撫之如己。出兒稍長。日令嬉笑姑前。以為娛。姑亦幾忘其老且病也。居無何。氏以憂勞成疾。越三載益劇。將其子寄養外家。而於姑晝夜服勤。視未病時不改。會天暑。姑欲沐。氏自竈前提水器。將至室。力竭仆於地。湯淋漓遍體。幾不免。半晌方能起。亦不令姑知也。姑於枕上聞僵仆聲。偵之得其情。淚泫泫然下。久之復以湯進。漬畢。抱姑大慟曰。已矣。婦今生不能再續姑矣。姑亦泣。既而曰。汝苦如此。天其佑汝無恙。不數日。氣息漸微。遂瞑。屬纊時。惟以目視姑。口呼姑者再而已。時五月晦日也。其姑痛悼異常。恨不能相從於地下云。

柳塘竊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姑胡氏之慰其婦者。殆以此耶。顧何以節孝和婦。歷盡艱瘁。而卒不免於死。至不能竟其奉姑撫嗣之志也。豈天不憐之而故厄之耶。抑以厄之者。愈顯其百折不回之志耶。噫。好義如其伯祖從叔者。誠賢矣。亦氏之賢有

以感之也。乃感於人而終不獲於天。抑獨何歟。

### 節婦汪氏墓碣

節婦汪氏者。欽旌孝子族叔祖武東公之子婦也。武東公少孤苦。無有服之親。以採樵供母。母歿。廬墓三年。事載郡邑志。姑葉氏。公四十外始娶。生子慶。慶保。保娶。未幾。早世。氏乃保妻也。保以親老家貧。牽車服賈。遠涉江漢。賴氏勤紡績。佐甘旨。侍公姑晨昏。公年八十餘。優遊以終。人方謂孝子之後。又有孝婦。天之報施。固不爽矣。未幾。保在楚。構危疾。氏偕姑奔視。而姑終。漢郎。夫又歿於途。氏倉皇募資。艱苦萬狀。始獲護喪以歸。嗚呼。傷哉。千里兩棺。一身才立。以偉男子所莫措者。得之巾幗。可不謂難矣哉。既慮武東公乏祀。繼予少子平忠。為探嗣。撫馮氏幼女。為養媳。伶俜羸弱。備極艱辛。方其寒冰急霰之漸。回陽春也。乃不數年。予以督廢。媳復天。氏念遺骸無主。不但他年若放鬼餒。即此日已無歸藏之所。便百計圖維。改舍旁淺厝土名陳家井者。為馬鬣封。自高曾以下。斂而祔葬。復於其旁穿一穴。為身後計。無何。族姪某利氏。無期功親屬。欲奪其地。鬻以自肥。狡謀不遂。復以無名揭帖。造言污蔑。氏乃鳴諸官。時邑侯閩中顏公璠。得詞。恚甚。鞠成獄。戌某遠地。然後撥雲霧。而見青天也。且夫青年苦節。已為事之至難。而又加之以無子。加之以五世無人。加之以家無擔石。藉十

指以為養。加之以數千里外。連扶二櫬。加之以昧良之徒。明嚇暗甚。逼勒弋利。抱憤雪冤。匍匐公廷。勞勞屢掃。其備受摧挫而窘迫者。竟至是哉。而氏卒全其節。非其志與。力有過人。萬萬者耶。茲氏且病。恐旦暮不保。而數十年之苦心。竟寂寂無知者。故為述顛末。而揭之於阡。俾後之過是墓者。憫其橫遭侵陵。懂而獲免。愈欽其節之足。以爭光日月。而武東公之孝德。亦不能泯於山高水長之際云。

吏治論

陳鱣

守令之設。所以受天子之權。治百姓之事。必得其人為守令。而予之以權。任之以久。守令有權。則法不移。而天子之權益尊。久於其任。則用不繁。而百姓之事益理。後世以天下一切之權。收之在上。勢非一人所能操。而後乃移於法。於是多為法律。雖大賢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法既繁。因不得不假手於胥吏。而權反下移。且也。胥吏其人。則必開逢迎之路。不得不取給於民。而侵蝕其庫藏。乃置公事於不問。而職日弛。夫天下之至要者。守令。而為守令者。如此其難。將安所恃以圖治乎。今有多財者。必擇其賢能而守之。既重其託。而無所變更。俾得持其權。而盡展所長。則責有攸歸。而財日以理。若多為之防。而不專其責。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吾知其必有侵蝕之患矣。夫以萬民之重。而寄之一官。豈可使之不專。且久哉。古之為治者。郡守嘗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令之於守。雖稱屬吏。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為上官所牽制。今則簿書錢穀之事。無不申諸上司。由守而道。而司而撫。而督。而部。重重駁詰。事事營求。而胥吏因以為姦。句稽文墨。補苴罅漏。改竄歲月。增飾辭款。遷延累月。需索多端。何由得盡民之情狀。何由不竭民之脂膏。為屬吏者。欲謁上官。守候移時。方得遂隊進見。而且與臺有費。門館有費。彼且奔走承順之不暇。而又何論吏治。

邪權既不重。而任之又不久。上官欲行其喜怒。不明黜陟其邪正。每假人地相宜之名。以吏調之。今日易一守。明日易一令。一歲之易。有調至數四者。不過以地之肥瘠。而上下其手。夫苟不分其肥。何必瘠。此以肥彼。且肥者亦必變而為瘠。於是股削不已。且至侵虧府庫。上官又不早為清釐。明治其罪。左支右絀。日甚一日。猥曰設法彌補。嗟乎。自設法彌補之說一開。而吏治尤不堪問矣。聖人在上。必肅除其胥吏之害。而禁絕其逢迎之風。毋許輕為更調。擇其貪黷之甚者誅之。而慎簡其賢者重之以權任之。以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漢文翁為蜀郡守。數歲蜀人皆成就。衛瓖守桂陽。視事十年。設庠序以化俗。夫權重任久。胥吏不敢弄弄。姦民不敢抗違。務農講武。興利除害。吏治何由不善哉。

名節論

一人重名教。則四方有氣節。其道何由。曰。寬其利祿以養之。嚴其流品以厲之而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故不能使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人不好名。則物無所不取。事無所不為。人而至於無所不為。將見悖禮犯義。寡廉鮮恥。其患亦無所不至。要有所謂名節哉。今夫謀衣謀食。當妻子。亦人之至清也。假令無衣無食。不足。以全妻子。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知其不能也。且高爵厚祿。

亦人人所甚欲也。假令販夫臺隸。假幸功名。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吾又知其不能也。無他。養之不於其素。而取之復違其方也。成周時。學校既盛。流品亦端。至春秋時。猶知禮教信義。尊王賤霸。即霸國如齊。尚知處士就聞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而魯秉周禮。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更無論矣。降而七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無恒業。不得不趨於游說之途。而流品益雜。氣節消亡。不待秦之暴虐。而文教失矣。馴至西漢。因循未改。觀夫史之所載。無非牧羊牧豕之流。欲如重生之言。正諱明道。不一二見也。夫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名教未崇。是以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幾偏天下。完名全節者。殊難其人。光武有鑒於此。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氣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獨行之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范史左雄傳論云。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洎正始之際。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氣又為之一變。直至隋唐。工文詞者雖多。厲名節者甚少。延及五季。掃地殆盡。宋之初興。猶有餘憾。真仁之世。諸賢以直言諫論倡於朝。由是中外薦紳。知有名節為高。故靖康之變。臨難不屈者。所在有之。嗟乎。觀東京及宋之末。則斯人之名節。與名節之所以當重。良可思矣。

胡廣論

國家之運。壞於姦臣者固多。壞於庸臣者亦復不少。姦臣之誤國人。皆知之。庸臣之誤國人。不知之。雖有願治之主。直言之臣。一時若無可指斥者。而浸釀成毒。病日以深。且延及數世。譬如猛虎害人最烈。然其來也縱橫恣肆。勇者猶可挺擊之。不幸或為其所食。幸則擊中而斃。其患遂休。有虺焉。狀貌不足懼。遇人則屈其體。被茲害者。當時且不知也。未幾而一指之大幾如股矣。又未幾而一股之大幾如腰矣。逮延時日。偏瘳以死。可不大哀也乎。漢之姦臣。若梁冀董卓之流。為害甚矣。惟安樂侯胡廣始以試章奏為天下第一。人皆仰之。及其膺受高位。無謬謬之風。補闕之益。京師為之謗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厯事安順。質冲桓靈六帝。年八十二薨。嗚呼。若而人者。豈可以相天下哉。夫相者。上以分天子之憂。勞。下以操百官之刑賞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亂不關於心。天下有事。俾天子獨任憂勞。而百官波靡於下。不刑一人。不賞一人。無賢愚曲直。第相率以庸。於是綱紀寔弛。禍亂潛作。一代元氣。竟喪於庸相之手。彼胡廣相漢。安保其不為桓靈之傾頽也。史稱廣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黨婚姻。以此譏毀於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考其生平。尚不止於此者。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蓍以神定選。廣上駭則

云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乃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此舉安知非迎合上意。又左雄議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優上書。取之大略以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亦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窺其意。不過厭實學而侮老成。姑為是謀。悠之論。使空疏無據者得以藉口。而少年佻達者得以躁進。相繼為庸。流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且爾時國家要害之政。豈無大於此者。而沾沾焉。惟科舉是爭。蓋以此為無干。天子喜怒。而可博優進歡心。猥曰我有所建。白庸臣舉動。大率類是。可勝悼哉。吾嘗怪夫世之庸師。不泮厲其徒之精勤。而揣摩其主之好尚。又嘗怪夫世之庸醫。不能察六脈五藏之根原。而僅知甘草薏苡之是用。二者皆不受害人之名。而其害人也甚深。彼當局者且不覺也。由君子觀之。則以為是遇他弗推以自害也。其禍烈於猛虎。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無一二公忠體國。正色直言。作股肱作心膂。而安用此庸庸若胡廣者為邪。

王節愍公畫像記

皇朝賜諡節愍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王公名道焜字昭平。浙江錢唐人。天啟辛酉舉人以乙酉閏六月殉節。乾隆六十年六月。禮得故親先生遺像冊。係莆田曾諒作。後



附詩殘三章。家書三通。又一冊。則先生遺屬并絕命詞。使多題跋。先生與吾族有同年姻極之誼。五世從祖允侍御。乃先生之外孫。為作傳甚詳密。惟是先生殉節之印。傳云六月初三日。內姪孫林路跪則云。閏六月二十一日。二人有皆至。厥不應異同。然遺屬明書閏六月。惜不書日耳。聞先生死節後一日。同里陸鯤庭大行。絕吭畢命於橫山。當與大行家傳更參攷之。蓋當時杭有三仁之目。先生及大行居其二焉。冊中與沈宜人家書云。生產期近。又一通云。新兒安否。計我歸時已週歲。觀其語若情鍾於室家者。孰知大節炳耀千古哉。遺屬云。葬我於祖父墳傍。今按王氏先塋在錢唐縣之丁家山。先生實附先。雖當同人往訪其處而拜之。今傳不書葬。略也。嗚呼。瞻先生之像。讀先生之書。拜先生之墓。凜然如見先生之生矣。先生行誼見於明史列傳。不具書。書其一二佚事。乃作贊曰。

甲乙之際。生死非偶。杭有三仁。職方居首。式瞻遺像。畫有曾史。萬巾野服。素居斂手。惟命符至。運然卻走。子而受職。亦即父受地下先人見之。顏厚不如父死。子則可守。本道浩歌引決。此心方剖。教孝全忠。是謂不朽。丁家山中。碧血理久。華表他年。鶴歸來否。

張忠烈公畫像記

昔蘇子卿持漢節。管幼安客遼陽。皆閱十九年之久。卒歸國全身。惟明季吾浙蒼水張公。自丙戌航海。至甲辰被執。就中險阻艱難。百折千挫。首尾十有九年。乃見危授命。自古以來亡國大夫。未有如此之烈也。公諱煌言。字元著。一字蒼水。鄞縣人。少時跌宕不羈。常負博進錢。醉卧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悟。折節讀書。舉崇禎十五年鄉試。國變後。迎魯王監國於天台。授為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募軍旅。及鄭成功圍金陵。公別略地至蕪湖。而成功驕。不受要約。師先濟。公乃閒道歸天台。部眾復集。桂王加以兵部尚書。公移軍林門。往來海島。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適於南田之縣。及被執。就逮。諭之使降。不從。烏巾葛衣。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昇至江口。始一言曰。好山色。生則南向。索筆賦絕命詞。從容受刑。葬於西湖南屏山下。從公志也。乾隆四十有一年。賜諡忠烈。越十有六年。同人立石於墓門。題大書曰。皇清賜諡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便從公故友萬斯大之孫福基得遺像。係臨刑時所繪。巾服者。石門方黃史摹為冠服像。將謀建公祠而設焉。乃作贊曰。

望錢江兮好山色。作楚囚兮向不北。十九年兮盡心力。天柱折兮龍莫攀。共岳于兮魂往還。視文山兮處尤難。展遺像兮見公志。烏巾葛衣兮從容就義。更千百歲兮猶

凜凜然有生氣

享帝山莊四友記

黃廷鑑

享帝山莊者。屈君侃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侃甫。時余外舅翰林先生館君家。侃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恒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遘幽憂之疾。杜門養疴。君適南還。卜遷北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即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郵白云。不好詣人。會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為程醒雨。是謨一為吳心葵。景思一為張椒卿。餘侃甫因目之為山莊四友。此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雨。鰓睛榻。日得一二。人時則四友不期畢業。連朝水夕。計一月中。恒數遇焉。侃甫剛明。議論今古。洞機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醒雨深沈。銳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侃甫之剛。嘗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座間。恒斷斷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雋。余素木訥。不善辨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真意周旋而已。故一堂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偃臥。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四友之性情。無一同於侃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不強合。至于好讀

書敦古道。嫉猥瑣齷齪之士。則侃甫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比侃甫再遊京師。歸山莊。益多俊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積薪之嫌。念當年余與侃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踰強仕。醒雨次之。張吳最少。意氣之盛。方謂此景可以常得。乃荏苒星霜。余早衰頹。侃甫亦童而齡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雨司鐸廬江。故卿客授雪溪。惟余與心葵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庭牖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曩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灺。白髮蕭疏。豪興猶存。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為之記其事。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游西山鵝鵠峯記

鵝鵠峯為西山第一峯。磴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遊也。初夏將偕榻清涼。可偕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偕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為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即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洞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游鵝鵠峯。迺過中峯。從白龍殿左徑。踰鳥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罅。懸瀑如布。即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草

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禡旗墩。為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駿馬奔馳。煙雲撩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偃僂而下。巉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巒。亂石縱橫。上銳下廣。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鵠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鵠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既夕。陽西下。迺循山巔一徑。逕遽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越龍殿之石矣。噫。是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盼。蓋以貴游公子。不肖身履危境。蹣跚空山。而樵夫牧豎。又日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閒如也。今予輩攀崖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或尚笑其來之遲乎。為嗟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明晨。翁尚以繪事留。予與同游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甫。李子坤伯。暨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勝具云。

### 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庭筠。字養吾。自號無黨。世為常熟人。祖慶祥。父永錫。兩世潛德未曜。先生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年十八。補縣學生。時崇川柏太史東臯先生掌教虞山。為文章宗匠。見先生文。亟賞之。遂游門下。文益進。東臯高弟。先生與二山何君稱

首馬乾隆三十年膺選貢入都。廷試二等。就職州倅。入監肄業。司成朱春圖以國士目之。延之課子。兩試京兆不售。庚寅。以方略館謄錄議秘分發粵西試用。委署永康州事。郡守劉君檄會審命案。先生反覆研鞫。得其實。一夕上之。劉歎曰。初任辦案如老吏。君真善讀書人。明年春補西隆州州同。分駐八達。地處邊瘴。漢苗雜處。犷悍不馴。號稱難治。先生以清勤自厲。開誠布公。興利除害。三月苗民無梗化者。委署本州事。州地亘九百里。舊分為六甲。凡州牧蒞任。派甲差六人。總甲一人。盤踞村寨。至土人長跪白事。婪索不遂。輒用非刑凌虐。先生於八達。既革去差頭。而甲差非所屬。每以為恨。至是始罷去之。州官出巡。俗有過山錢徵索土產。官吏藉以為奸。先生只從吏役四五人。攜襍被糗糧自給。土酋以何首烏餽却之。攝州九月。苗民惟感詫為未有。州地有馬蚌土人爭山場。八達有大大寨與萊英寨爭地界。連年不決。先生馳往。皆一勘而定。八達東門外有八陽渡。渡夫恣為勒索。行旅苦之。先生捐俸置船。月給工食。其弊遂絕。署州時有吏目危某。恃有貴緣。貪穢不職。戒之不悛。先生揭之上。游多為之地。先生遷稟撫軍。危褫職去。而先生亦病矣。明年先生病假旋里。杜門七載。四十年春。以病痊起復。再任西隆州州同。州人聞先生復至。黃童白叟。歡呼來迓。接踵于道。先生一如前政。昔年弊政。去任後漸復舊。仍嚴革之。先生常言。凡今牧令。

多諱盜。顧一已處分。而貽地方無窮之害。是民賊也。會八達所屬八索冷水二寨。兩月中疊次報盜。先生皆親勘通稟。而州官及府交恨之。冷水獲盜。已審實。屬令翻供。時藩司瑞某護撫篆。將以誣逼為先生罪。已定稿。會新撫吳公垣至。見之歎曰。王倅雖有誤。然有報盜是一正人也。事得寢。明年病又作。慨然曰。吾少讀陽明先生瘞旅丈而悲之。今奈何。躬為吏目之續耶。且一倅之職。惠之及民者小。而又動見齟齬。鬱鬱居此。甚無謂也。遂復告歸不出。先後在西陲六年。慈祥而精敏。遠宦數千里。不挈眷。不攜僕從。一肩行李。吏民初不知為官也。兩攝州篆。不設門丁。絕苞苴。屏慶宴。署惟蒼頭一二人。司爨火。終日堂皇。呈狀立判。兩造俱近者。即時訊決。訟無淹滯。初署州篆。曾延幕賓。自後一切謝去。事出親裁。而吏無所容其奸。自奉儉約。有寒士所不堪者。故能潔已而辦公無紕。先生之廉能。當于古人中求之。惜乎未竟其用也。又嘗言甲差不除。西陲必反。聞者咸未信。先生歸後數年。西陲果有蹂躪亭龍。登連激變滋事。致煩征勦。先生之言始驗矣。先生之論文也。以先正為宗。與及門講解。疊疊不倦。人有寸長。舉之不置口。有一不善。而責隨之。朋儕中止。偶有不檢。擯不與通。故人多以怪目之。先生聞之。不屑也。先生猶子曰家相。伯兄以貧老故。思棄儒業。先生初任粵西歸。識其有造。正命之讀書。躬自教誨之。越歲即游于庠。後咸進士。入詞館。



今官御史。先生力也。先生生于雍正七年正月某日。卒于嘉慶二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九。著有懷麓堂詩文七卷。制義三卷。粵西從宦略一卷。藏于家。元配凌安人。前卒。子二。長元晉。諸生。前先生一年卒。次元鼎。後先生卒。以家相次子。憲成為元晉後。先生葬適二十。而誌石未備。門人某謹詮次其略而銘之曰。

道何以隆。直則不汙。位不在大。誠則自孚。安隆一隅。昔稱犷悍。鈎其植善。德懷威懾。勵之以廉。濟之以明。執簡御煩。政平刑清。卓哉先生。含章中美。沈淪一傳。設施止此。虞山之陽。琴水之濱。風清道古。矯矯千春。

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趙氏。諱同翽。字振六。自號巢奇。明文毅公八世孫也。祖友信。隱于醫。父森。以孝廉官中書。有才名。先生生而穎異。幼受經于大母王太宜人。即通大義。少長從同里許德園先生游。學益進。規言矩行。以古人自期。為文根柢經史。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文行推贊序冠中書。公卒于京邸。貧無立錫。以教授自給。邑令康公基田稔其貧。餽以白金。先生辭不受。其廉介蓋天性也。乾隆三十年。舉于鄉。明年赴禮部試。不中。考充咸安宮教習。三年期滿。選授甘肅徽縣知縣。縣故天水地。其俗男無鰥居。女寡輒嫁。沿習成風。先生以文學飾吏治。導以節義。首禁革之。民風一變。邑鮮讀書數

十年無一領鄉薦者。先生創設書院。擇士之秀者肄業焉。資以膏火。親督教之。越三年。有張君綬以鄉舉成進士。選庶常。由是徽之人士爭知向學。庠序彬彬矣。時西監例開準商民輸粟用本色給實收。儲以備賑。即古納粟備邊遺法也。而官吏因緣為奸。改收折色入私案。詭造賑戶報銷。甚者預給空照。轉相鬻賣。飢民無一實惠。大吏亦從中納賄。知而不問。先生蒞任五載。未嘗給一空收。歲偶歉。察吏咸抑掄之。先生不動聲色。先捐廉為倡。繼勸富民量力出資。設粥賑飢。並未一請公帑。民無死者。方是時。仕宦者皆視甘省為金穴。雖賢者不免。後冒災事貶。上自撫藩。下至牧令。駢誅者數十人。子孫有發遣禁錮者。而先生獨岿然不滓。可謂特立獨行者矣。制府李公特奏廉能。量移張掖。地當孔道。星軺絡繹。先生節冗費。輕徭賦。敝衣羸馬。躬自調度。不假手胥吏。大吏過者咸知趙令賢。戒從者毋敢擾。訟簡政平。張人德之。頃為河西第一清官。甘州守某嘆先生不善逢迎。故爰假鞠業失出揭之。先生遂拂衣歸。張人羣至提督軍門某。懇奏留。某以武臣辭。眾環叩不已。許轉白制府。迺散去。願以官逋未能即行。民爭輸金代償。不旬日集事。既交代。有少羸民。導請資為途費。先生辭不獲。已受之。而中未愜。途中賦詩有云。兩袖清風真浪語。脂車猶出舊民膏。蓋自訟也。兩任巖邑。歸裝敝衣數襲。破書一篋而已。既歸。就屋以居。仍以教授自給。先生從父

官福寧寺。歿于任。治其喪葬。遺孤尚幼。先生教育之。生平敦本好義。常若不及。故所入修脯。恒不給。或至晨炊不繼。處之泊如也。中表李綱齋時為河東運使。郵贈百金。先生不謀朝夕。亟于先塋上建墓門。樹綽楔。不令餘一錢。罷官家居者十年。從游益眾。凡經親炙指授者。文行皆可觀。先生生于雍正十一年某月。卒于乾隆六十年某月。享年六十有三。元配徐孺人。早卒。繼徐孺人。皆未出。娶王生一子元運。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于西鄉小義橋先塋。門下士某為之銘曰。

世溷溷兮我獨清。眾昏昏兮我獨醒。非精于義而辨早。曷克完其素而保真。秦州之塞。天山之陰。清風惠澤。儒立頑廉。

沈順齋先生四書贅說書後

王錫圭

學者之有門戶。北宋洛蜀朔黨始也。三黨者皆君子。皆能發明先聖賢之遺經。而皆好人之同己。以故入主出奴。有憑虛逞臆以攻人者矣。臆之不能。有竄經字改經文以就我者矣。此宋儒說經之大弊也。朱子集宋學之大成。一生精力。尤在四書章句集注。距淵源洛黨。然於儒先之論說。友朋之講貫。博綜約取。有善必從。其斷以己意者。自謂字字從等上尋來。顧晚年尤多更正。易箴時。猶手定誠意章註。用心之虛且公如是。則可謂無門戶之見矣。自時厥後。學者談四子書。則必尊朱。顧尊朱而不知朱之所以尊。而仍堅執門戶。乃至一字之失。必委曲回護。至不恤遺就本文。以實其墨守之說。且謂聖賢之言。必待朱子補救。噫嘻。聖賢之言。猶待補救。則朱子之言。獨不待後人之補救乎。此豈理也哉。夫尊朱之過。激而排朱。王伯安至比之洪水猛獸。毛大可攻之尤力。今猶有虛其談者。亦勢使然也。平心而論。章句集註誠一字不苟下。而其所欲更定而未及者。亦或不少。苟能闡明聖賢之言。即所以輔翼朱子。是乃所以為尊朱。而非講家之斷斷於伐異黨同。投人以隙而助之攻也。錢塘順齋沈先生。學本尊朱而不為苟同。嘗劄記其心得若干條。名曰四書贅說。所以補救朱子者。非有新奇可喜之論。而涵泳聖涯。體認真切。期以發明聖賢之蘊而止。乃若講家之

自謂尊朱而適豐朱子之節者。推陷廓清。比於武事。則輔翼之功尤偉焉。而先生初不敢自是。又以與時解齟齬。秘之篋笥。僅以牒其高第弟子。紹弓廬學士。學士為之跋。推闡先生作書之意甚備。今先生之沒有年矣。而學士之墓亦宿草。先生從孫鏡湖。出以牒余。余讀其書。暨先生自序。確然信先生為尊朱。而有以異乎執門戶之見。以尊朱者也。或以王伯安。毛大可例先生。非知先生者也。鏡湖付之梓。因書所見。以附學士之跋之後。且屬無庸請序於時賢。亦先生志也。先生名元祇。乾隆丙辰舉浙榜第二人。

張耳陳餘論

沈寶麟

張耳陳餘為刎頸交。共事趙王歇。鉅鹿之役。耳以不救疑餘。餘去。楚定天下。徙歇於代。王耳而縣餘。餘襲耳迎趙王還。耳入漢。從韓信擊下趙。擒歇斬餘。嗟乎。餘耳非道義交也。其始合終離。殆無足怪。奈之何。怨其友及其主也。夫兩人者。嘗為趙王臣矣。歇之立以餘耳之力。其亡也以餘耳之爭。餘耳一交怨。至於主辱國傾而後止。嗚呼。甚哉。夫人臣私怨不及公。怨其友而使友受其利害。特不友其友而已。怨其友而使君受其禍福焉。其何以為臣。雖然。為餘罪曰。鉅鹿弗能死焉耳。當是時。以諸侯之全盛。莫敢縱兵。耳子教猶壁軍而待。餘無項氏之雄。殺亦必死。餘不死而棄。縶澤獨死。宜若餘罪。然其後還其主。相其國。卒徇其難。餘足以贖矣。常山之襲。若出於憤。餘不自立而立歇。餘之為歇。豈非始之終之者哉。夫餘耳之立歇。亦曰挾以自重已矣。雖然。既立之矣。既北面而事之矣。恐乎非臣也。楚之立義帝也。天下翕然應之。其義帝也。群然畔之。韓王成死。張良歸漢。卒藉漢力以復楚存韓。耳乃不為良而為羽耶。餘則徇之耳。則賊其主。奪其地而王之耳之責餘也。曰。惟趙故。其破趙也。惟餘故。始以急君怨友。繼以修怨於友仇君。獨無愧餘耶。然則耳非直怨友也。直有利趙之心。為斯養所料耳。若以春秋之義斷焉。吾恐薄餘而罪耳也。

崔孚三別傳

崔君名鈞字孚三山西人家素封業賈鈞性伉直有膽略少志用世嘗以忠義自許於居奇不屑也入都聞某處士嘗贊故將軍平楚南苗老且困鈞館之竭誠事之有年處士不問病革乃悉以所學授鈞且曰某日日正中吾子來可述吾命持喪歸已果如其言鈞旋納粟以從九品發廣西補武宣縣二廓鎮巡檢嘉慶二年貴州策亨苗亂其地距紅水江越江為廣西西隆州境廷命大學士兩廣總督吉慶公廣西巡撫成林公會雲貴總督勒保公勦之苗果有竄粵意分其黨踰江而營鈞慷慨請從征迎按察使孫公玉庭於途具言苗蠮螋耳天討所加誠不足撲滅然以地勢論之亦有數難黔粵間萬山之宮也大兵長於平地而苗生長山林升峻嶺排密箐疾於孫蜚且巖洞深阻蹊術百出迹其聚落大率皆井坎牢羅孫子所謂行軍六害之地亟去勿留者也苗行其家兵入軌迷巨礮鉗戈攻擊靡措一矣苗性狡兵至遯入山兵志擾如故賊逸兵勞二矣苗樵葉而炊搏獸而食若煩兵要害坐困之兵有耗餉之虞賊無匱糧之患三矣鈞愚謂以兵攻苗不如以苗攻苗使公曰如何鈞曰羣苗被化革面久矣今梗者獨神家一部落耳諸土官奉命方護若察苗數信服者委之募千人就受前驅掃其巢穴可不費大兵一矢而靖也公以為知兵命條

軍務要者。進言於成公。召與共議。累夕。鈞曰。多謀亂且泄。請速作破賊計。二公乃委鈞偵。鈞復曰。機事貴密。今取多議。鈞請責鈞妄言。而別以買馬行。從之。四月。鈞自百色達泗城府。賊信益急。府無城守者。震恐。或欲避入山。鈞為畫策。募鄉勇八百人。分防青龍坡。連坂薄崖。及上下兩關要口。鈞之行也。乞空劄數十。得便宜從事。即書劄付知府。發倉充糧。泗郡乃定。鈞去。宿村民王卜土家。偽為百色吏。卜土有妹在黔。鈞益與之厚。欲偕往賊營。卜土諾。即整囊界持之。卜土驚。鈞曰。吾與若兩人耳。若欲吾能免乎。不欲。若金猶吾金也。遂渡江抵妹所。卜土請先往。日暮。鈞覆笠於樹伺之。已與其妹埒。熟炬來迎。遂宿其家。去宿所三十餘里。為百樂百昌丁馬之山。賊目楊總令。色積。色臻。鼎足營。鈞卜土偽丐過之。謂卜土賊得我若速去。可不時至山下。賊掠鈞。鈞曰。我田州幕客也。遭難至此。田州土司者岑氏。世轄苗。苗宣之。留鈞。約相送。鈞密作書。偽答其款者。書言若期三日。生致某某。不能。即持其首來。已遣鈞齎賞次江。饒書三通。間授卜土曰。甲書與乙。丙書與甲。賊得書果疑。一夕自相殺。盡死。鈞奔還卜土所。出檄示眾曰。我奉命撫苗官也。苗無目且亂。兵至且死。降我生汝。眾乃號。苗悉詣鈞降。鈞署駐要隘。馳白大營。受降於百樂。黔民近江者。撫定十之三。六月。鈞至黃母。庠生黃學詩守。銓下。語百樂事。學詩笑曰。是莫足創賊哉。若岑將軍子孫來。



苗可指揮定也。岑將軍者。康熙時為將。累立戰功。世知泗城府。府改流以其裔為奉祀生。今襲其職者曰文淵。毋運亭上下。擺運。猛數也。其人皆武勇。舊服屬岑。苗地產人面竹。節皆具人面。七節者尤罕。以為信號曰木刻。鈞既得顛末。復詢道路。及岑親串。甚悉。乃剋永饗守者。導至毋運。蒙丐衣。刺股流血。旬入已塲。猛洞。猛縫之上。砌樓以田州來遇賊。告猛卧而藥之。鈞潛察視。數與語如學詩言。留二日。曰愈矣。遂走馬蟻塘渡江。至泗城。是時文淵方憂其戚陷賊中。鈞言自其舅氏宣所來告無恙。文淵大慰不疑也。鈞乘間扣木刻。且乞觀信。乃詣府陳曰。鈞官微。太守召之來。諭以國家恩威必從。文淵至。遂受命行。鈞揣其懦弱。不果。中途賺木刻懼之。夜將半。出帳紿邏者。斷馬繮。馳。大風雨。墮深水。水沒胸。躍出。帕首袴鞬。盡濕且裂。驟七十里。入成公營。漏五下。曰鈞還矣。公驚披衣起。時巡撫台布公至。公受代未去。皆隨吉公駐百色。鈞白狀。且請優岑作其氣。旦岑至。吉公權宜賜以頂帶蟒服。岑感泣自矢。遂俾募苗。閏六月。鈞文淵渡江。至毋運。文淵得苗健者五百人。部為四。各一頭目。鈞請益。文淵曰。足矣。而黔師疑其賊也。圖之。鈞識其弁文光。示以檄。光白制府得行。而吉公檄至。止勿調。鈞即鐙畔焚之行。及江而檄又至。止勿渡。即駐黔聽調。鈞投之水。五百人畢渡入泗城。駐長愛。泗之官弁乃大驚曰。鈞死矣。制府軍法在。奈何累我等。鈞微糧督糧。

官曰詣府請。府曰詣大府請。鈞曰。違令渡江。罪在鈞。猶致變。罪在公等。守判不得已。乃曰。姑駐苗。吾辦數日糧。若速詣大府請。鈞至營。吉公即責三日限。致苗。鈞一夕三寄書促之。至是時。叛苗方距江。望見岑大譚。岑遣一頭目往責其敢拒大兵罪。或乞降。岑白吉公曰。縛其魁來。乃可許。公然之。待三日。鈞夜叩公轅門者曰。此何時。若何官。敢然。鈞曰。序爵。鈞何敢抗公事。國公猶鈞也。公推枕命入。鈞以手畫几。言此去下流數十里。渡有間道出賊山後。可搃其寨也。軍青神速。請即令文淵導進師。公唯唯。明日責粵撫曰。乃令巡檢昏夜來督我。而台公謂鈞赤心。與成公孫公為鈞解。卒用鈞策。以閏六月二十六日。命鈞文淵啟行。江無舟。伐竹結筏。筏阻淺。鈞令整下游蓄水。筏下夜渡。岸有四賊守。奪其磯。殺之。遂入山。至百扣平八渡。鈞坐石上督戰。文淵焚其寨。寨燬路壅。賊於火中鎗斃。顛阮谷死無算。日出。火猶燭江。鈞視坐處。萬仞絕壁也。追殺三十里。大軍渡。苗民皆執香迎。進擣半犯半街。連破之。而提督彭承堯子方奉調來營。待之一月。乃至。復進破鴨口新會塘諸寨。皆鈞帥文淵為先隊也。遂抵策亨。會黔師入城擒其渠苗平。吉公以聞於朝。敘功。賜文淵五品銜。戴花翎。鈞藍翎。擢西隆州州判。數年。授連江縣知縣。調馬平縣。鈞之判西隆州也。嘗攝知州。適兩司督清州縣積案。予限甚迫。鈞三日畢報。府路其速。俾佐凌雲。凌雲

府首邑繁數倍西隆。鈞命六房吏悉抱牒來。當質者具辭。當決者具判。當息者具結。當捕者具文移。手指口授。旬而罷。凌雲令愕然。鈞曰。夫訟之繁。以稽訟故。稽則黠者智日生。唆日起。愚者受噬日深。胥吏乘隙舞文婪賄。人復借其力以快意。所毒反不樂聽斷。於是牽引羈縻。是非日消。片言可決。而積憤如山。愈不可治。且獄重而疑者。雖至繁之邑。歲無數事。律有期。期過有重譴。不敢稽。稽者皆閭閻爭奪鬬狠之故事。或毫毛。患乃歲月。及死徙殆半。而訟未決者多矣。鈞視故牒。速者至數十年。率此類存之。即株蔓之根。了之亦解懸之術。必聚鞠恐無歲期也。絲斷而後治之。曷若及其未結哉。令乃歎服。然鈞所至。治獄極矜慎。有疑則潛出察之。得情就其地決之。吏或不及知。細故為處分。寢其訟。故二邑有崔青天之誦。鈞又優文士。葺書院。延名師。教之。其自奉取給。蔬布不煩民一介。出則匹馬。從一二人而已。嘉慶十五年。粵有劇盜。久不獲。大府將遣兵。鈞曰。盜消息常先兵。若委鈞。請給空劄。如募苗時。於是間往。迹盜。知所匿。潛布卒要處。先入驚之。盜出。悉就縛。其首八人。逸入海。逐之。趙陸又逐之。遂入越南。鈞曰。已至此。即獲咎遲恤。書劄付越南吏。踰日。檻八人至。還白大府。曰。鈞搜徼外藩。當効。大府欲全之。鈞曰。今言之罪止鈞。不言異日彼國上陳。是欺也。鈞重得罪。罪且及執事。奏入。奉旨。譴成伊犁。鈞出。閱覽其山川土物政俗。歎曰。使鈞得馳。

域外觀。益練識。當世務。賴此行也。縱荷戈萬里。何非君父王汝恩哉。在伊犁。差守卡。卡卒皆與鈞親。會有巨商乞開銀礦於某山。鈞曰。罪臣不敢議。竊見新疆歲費度支百萬。若以此土之財。贍此土之軍民。不獨一隅利也。為規畫上計於將軍。頗見採用。旋以邊人牟利生釁。罷之。嘉慶二十年。赦歸。慨然語其友曰。鈞少無文學。負師教。幸得備末班。執鞭弭。遽躡專城。無裨蒼赤。越南之役。獲戾滋重。朝廷不加縲鎖。宥之以遠。分當埋骨雪窖。竟得生入玉門。此天高地厚。莫報萬一者也。今景迫桑榆。猶善飯。能徒步致千里。誠得為國家竭頂踵力。犬馬餘生。即委溝壑。於願畢矣。是時鈞年七十餘矣。每指畫論事。晷盡更數燭。聞者倦引去。座有一客留不止。平生無疾病。自言嘗臥牀兩日。亦勿藥也。獨自百扣還。仆乃蘇。其處勞且困。未嘗有戚容。暇時獨嘯咏自娛。不能文。然往往涉筆見志。其言初若迂戇。聞者駭。率目為瘋子。然極有條理。中事肯與人交。無城府。故人亦為之盡肝膈。而岑氏歸自策亨。飲食必祝鈞。馬平人自鈞之戍。舍其妻子。共薪水。以及其歸。

沈寶麟曰。鈞起家小吏。崎嶇立功。難矣。吾嘗入粵。見其山川糾互。馬不容旋。人不容耦。歎鈞策良是。然非國家耀德柔遠。垂二百年。烏能使苗戢力效指臂。不敢自私其類哉。抑鈞獲成功者。諸大帥知人善任也。吉相始召而中止之。終復用之。亦兵貴

示人不測之道爾。昔明陶魯以一丞全浙會。韓雍用其策。平峽寇。其後魯累勲。階為三廣公。使鈞遂能恪守官方。循體敷政。庶幾龍黃卓魯之倫。數書上考矣。而乃罔知國紀。專及疆閫。急茲小腆。昧彼邊戎。斯誠勇過其識。決藩沉駕者也。及於寬典。幸矣。

沈貞婦王氏傳

王氏者。吾族弟惟梅室也。名卓。浙江嘉興縣人。幼事二親。處昆弟間。有至性。長習姆教。通女師德。家諸篇。動循禮則。勤於酒漿組紉。以其暇留意書史。輒能誦記妙解。其意性樂靜。於世好泊如也。年二十三。字沈惟梅。惟梅有清才。嗜學攻苦。蚤得瘵疾。家故貧。未請期也。嘉慶乙丑秋。昏有日矣。卒。白氏家。氏父客粵。母驚惋未言。氏即毀容自誓。或沮之。時惟梅新遊庠。名紙在楹間。氏指而言曰。曩誰為賀。今誰為訃耶。吾父婿之矣。吾不夫之乎。雖然。在家從父。禮也。區區之志。願得以請而終焉。乃馳書於父。父母咸許之。遂歸於沈氏之歸也。兩家婚媾來觀者。奇氏之志。悲氏之遇。幸沈之有婦。惟梅雖死不死也。氏既哀而見。乃收涕言曰。惟梅不幸死。婦不幸後。惟梅死而來歸。命也。舅姑其無憂。自今以往。當竭力甘旨。以佐娣姒。以待兄公與叔之子。為惟梅後。而撫之成人。然後從惟梅地下。婦志畢矣。自後茹泣承歡者。歷二十餘年。戚黨率

遣其女子于來師。氏設內塾。焚香潔几。諸弟子擁髻執經而前。里中比之宣文君云。平生所作。祕不示人。族人得其所與父書而讀之。其書曰。卓未笄。奉父母教。少知大義。不幸家中落。父遠遊。鬻燒依母。又不幸遭此厄。伏念卓為女子。白華之養。已不能申。原幾少奮劬勞者。無父母貽罹而已。庭訓昭昭。至今在耳。敢不篤志守貞。為我二親羞耶。卓讀禮。有齊衰往吊之文。故於訃至日。即從南枝叔父奔喪。躬視含殮。以明為沈氏婦之死靡他爾。當此之時。搏膺裂臆。不敢殞生者。恐傷母心而重父命也。是以吊已而歸。奉書竦竚。幸無以不辰之女為念。倘鑒其誠哀而許之。卓在王為從教之女。在沈為守義之婦。兩得之矣。夫復何悲。

沈賓麟曰。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室而守義。意賢者過高之行與。夫過高之行。不為者誠未失。為之者可不謂賢乎。矧待命而往。義與嫁均矣。或謂柏舟之共姜。即其人。以古況今。無不諒人只之戚。又父母善成之也。嗟乎。咀飴吐蘂。世恆病焉。如惟梅婦。宜為人師哉。書曰。婦成婦道也。志也。

蜀碧題後

張晉本

右蜀碧一帙。為彭遵泗。盤泉所綴輯。起崇禎戊辰迄本朝順治癸巳。年經月緯。首尾貫穿。而於楊總兵展劉孝廉道貞陳登臚余飛。以義勇俠烈著聞者。不計成敗。專為立傳。蓋兼史家之二體。且以蜀人言蜀事。年代近而耳目親。不比見聞異詞。傳聞異詞也。雖首尾獻賊。然發幽光而闡節烈之意居多。以今考之。文武自侯良柱以下。凡四十八人。紳士自楊於鼎以下。凡八十餘人。尚有不著姓名者。婦女自魏氏以下。凡七十餘人。洵足以補正史之缺。至於全蜀山水地形之扼塞。寇兵出入往來之要害。用間出奇之所以得。玩寇覆軍之所以失。令讀書者一目瞭然。蓋欲使後之有天下者。能以人和維地利。則東志可以成城。否則鬼哭龍淵。直蟻蝨蹄跡耳。地險豈可恃乎。且天下事。最懼為人所窺測。虎豹在深山。不見其形也。而百獸恐焉。潛龍在淵。不必作雲雨也。而望氣者恐其有排山倒海之勢。何者。以其威力猛而變化神也。蓋黔驢之蹊。井蛙之怒。則三尺童子。方且目笑存之。以其為技止此耳。治天下者。何獨不然。古帝王之有天下也。其精神力量。實足以籠罩宇宙。而其所指使者。又皆十人之後。萬人之傑。記曰。勳而為遵行而為法。言而為則。豈止震耀一時云爾哉。我必實有可尊。而人乃尊之。實有可貴。而人乃貴之。故曰。首出作都。運極德元。蓋言實也。若

徒擁虛名戴假面曰我繼天立極也我尊無二上也是猶挾鹽蛙之能事而欲致風雲之從龍虎也明季亡國之君臣會逢其適朝廷之舉動其為有心者洞見底裏久矣無論失監軍之鑑撤各隘之兵當夫賜劍傳觴正欲救民水火乃逗留一月戎服講經豈復有人心者三錢之賞心直以為不值一文耳嗟乎此鹽蛙龍虎之說也讀是書者宜通觀一代興亡所以然之故而無徒太息痛憾於獻賊之兇殘與斯民之無辜受其慘毒則一省之事蹟即為千秋之龜鑑庶不負作者之用心也抑嘗聞之劫數之說儒者不言然以治亂之言推之則又似一定不易者假令斯時國家委任正人羅網蜀中智謀忠勇之士如楊劉陳余等輩假之名位與以事權必能收其大用雖無救於明之亡亦可保全天險更異者秦氏以一女子乃能統兵臨陣觀其與陸邵所云幾乎瞻言百里爾時肉食者流直欲望其為腰裙間物不可得豈非古今來巾幗中所僅見乎安得謂蜀無人耶然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劫數真是難逃不獨鎮江石碣埋武侯神識已六月初十日憚汗書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七

錢東垣字既統亦軒江蘇嘉定人嘉慶戊午舉人官浙江松陽上虞縣知縣有勛有堂文集

孟子解讀自敘

列代建元表自敘

姚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嘉慶己未一甲一名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致文傳

魏忠節孝烈兩先生畫像記

屈氏書田記

菊隱記

彰化縣巡檢陳君墓誌銘

屈軼字侃甫江蘇常熟人諸生署南匯縣訓導有寧集

明太祖罷宰相論

明兵部主事嚴府君墓表

陳壽祺字恭甫號莘仁福建侯官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左海文集

義利辨

一 二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七 八

十 十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七

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知恥說

十一

與總督桐城汪尚書書

十二

讀檀河白華樓詩鈔序

十五

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後

十六

黃石齋先生逸稿跋

十七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十八

石屏楊公政葬墓表

十九

安溪縣學教諭謝君墓誌銘

二十

張惠言

字皋聞江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翰林有茗柯文

諸荀子

二十三

續柳子厚天說

二十三

原治

二十四

與左仲甫書

二十五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二十五

鄂不草堂圖記

二十六

嘉善陳氏祠堂記

二十七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二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七

孟子解誼自敘

錢東垣

孟子書之宗尚由來久矣。漢時特置博士與五經並尊。如王充論衡風俗通義越絕書說文解字徐幹中論諸書采引其文。或尊之為傳。誠以孟子一書。闡明道義。表聖人之微旨。非漢書藝文志所云五十三家者所能比也。東漢以後。其學日晦。有以荀孟並稱者矣。有以墨孟並稱者矣。有以老莊管孟並稱者矣。而東觀漢記言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且以其書次於鴻烈解之下。厄已極矣。至唐楊綰始請以孟子為經。皮日休請以孟子為學科。而韓愈言孟子功不在禹下。自後其學日顯。而黃庭堅張栻王應麟諸儒。謂為聖人良不溢美也。宋初升孟子為經。與論語孝經為小三經。神宗封孟子為鄒國公。配食孔子。詔明太祖以草莽寇讐之說。欲罷其享。旋以尚書錢唐之諫而復。至今勿替。則孟子之學於今最顯矣。孟子書本內外十有一篇。自趙岐不注外書。而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四篇漸亡。攷隋書經籍志有秦母遠孟子注九卷。他家注則七卷則四篇隋時已亡其二。至宋初而盡軼矣。今海甯吳氏刊孟子外書雜采他書引孟子文。而兼及其不引孟子者。文都疏淺。誤謬頗多。間有與孟子意旨相背者。其書傳出自姚士舜家。攷士舜好造偽書。說者謂即其所作。蓋不枉矣。至

注孟子者則漢儒亦有數家。范蔚宗後漢書儒林列傳言程曾自孟子章句。高誘呂氏春秋義亦稱誘正孟子章句。二書蓋久已不傳矣。而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敘孟子注家趙岐而外。又有劉熙鄭元。蓋母遠注。則隋唐時三家之注猶並存矣。今攷唐人書中所引。則劉說最多。蓋母說次之。而鄭說獨寂無聞焉。豈彼時康成注已亡。而志中僅載其名歟。然已不可攷矣。諸家注今並不傳。其較時時見於他說。茲以校之趙注。則其說最為淺陋。蓋自古著書者必盡見夫天下之書。以會通乎六藝之旨。而後能無遺恨。今岐在複壁之中。著此章指。無怪其然矣。然反得盛行。則良可慨也。東垣幼蒙義方時承庭訓。長涉諸經。益知孟子紹六經之統緒。傳周孔之淵源。詞約而義精。意深而指遠。而世傳注疏。紛舛特甚。俗說流行。經義寢晦。爰仿服子慎春秋左傳注之名。作孟子解詁一書。厥例有七。一曰正刊誤。世所行本。刊誤不少。今並以宋高宗石經孫奭音義山井鼎攷文等本互校也。二曰正舊注。趙岐章指文義最略。又皆順文衍訓。名物制度。都不能詳。更多誤謬。愚作此書。凡岐注之非是者。必廣為引經據典。以辨正之。非敢輕議前人。實欲正明經義也。至邵武士人疏之類。則益多繆妄。愚所不欲辨矣。三曰集衆說。如顧韓閻若璩等諸通儒之說。洎同時師友之論。有可采者。所必收之。仍悉標明名氏及書名。蓋深恥乎郭象何法盛之事也。四曰存

鄙見如諸家注之不可攷及趙岐之不能注者必增之以愚見其有於軸子懷而他  
人我先者則仍歸之於古人不欲數其善也五曰正音詁音孟子者舊有丁公著張  
錡二家今皆不傳唯宋孫奭奉敕與同僚王旭馬雍符等共譌音義二卷亦尚未精  
審如首篇孟子見梁惠王而民歡樂之之類闕略頗多譌謬時有今並補其所略正  
其所誤也六曰輯古注如劉熙秦母遠陸善經諸儒之注雜見於十三經諸史諸子  
傳箋注疏及唐宋人類書說家書之中苟有存者所必輯也七曰攷異本如魏晉以  
前之書援引其文雖字句微異亦所必論至南北朝以後之書所引縱亦有不同然  
非有關乎字之通俗理之通塞者其議論足正繆誤者即有異同亦不論也凡此七  
例共為十四卷不敢妄立論議以亂經不能空談義理以媚世制度則準諸禮經都  
邑則測其地望訓故則本之爾雅說文暨漢儒傳注事必廣證之古書疑必偏商之  
同志學武子之解經兼存秦助效康成之注禮博引眾興折中羣言惟歸一是其所  
不知仍闕如也雖窺測至遠難云悉究其精微而注解全書亦已略為之詁訓敢告  
孟氏之功臣聊為一家之著作自知樛昧之質僭膺譌述重任疏舛難免惟冀有道  
君子理而董之

史之有表猶禮之有圖也。言禮不觀之於圖，索象易昧。讀史不攷之於表，涉筆易謬。表之由來尚矣。一史有一史之表，王侯公卿是也。眾史有眾史之表，紀年禪繼是也。一史無表，一代之文獻無徵。眾史無表，百世之嬗遷難稽。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豈其然乎？諸史之未有表者，東垣尚未謀集，而其遽元則先輯一表以就正。當世有道焉。洪荒年數，經傳無明文。易稽覽圖，乾鑿度春秋命曆序，見禮記元命包見司馬起緒漢書律歷志引揚子雲皇甫士安李淳風僧一行邵康節金仁山之說，大抵馮臆謂昔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屈原亦云：「遠古之初，誰傳道之？」是聖賢所不言，存而不論可矣。若伏羲而降，載籍頗存，所以班孟堅漢書古今人表、司馬君實稽古錄、劉道原通鑑外紀、蘇子由古史並肇自太昊也。惟是殷商以前，經典皆及世系而略年數，竹書紀年雖歷歷具載而晚出之書，未可深信。不過校帝王世紀皇極經世等書之顯係鑿空無據者，彼善於此，豈宜信以為實？故太史公以書缺有間，祇撰世表，將五帝附於三代，誠有識也。是編略仿其制，雖始自庖羲而周厲王以前僅存世系，其年數可攷者亦或載之，疑則闕如也。至共和以來，乃有子長所紀，由斯以降迄於今茲，並以次編纂。代經而年緯，亦如司馬年表之例，祇勿紀事爾。古人於甲子用以紀日，不以紀年，尚書所言十有三祀十有三年之類，可覆案也。

前漢紀年亦解言幹枝。今史記年表所有春乃徐廣等妄加。非其本文。汲冢竹書亦然也。秦漢紀歲或用太陰。或用太歲。本有兩法。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不必皆依六十之序為循環。太陰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太陰必在寅。太陰在子。太歲必在戌。漢武泰初元年詔書云。馬建攝提格也。甲寅而漢書律曆志云。歲在困敦。在子日周相陵至二十有三年者詔書主太陰所在言。漢志主太歲所在言也。東漢以後術家始專用太歲。又不知超辰之法。妄以後世之術追定古年之幹枝。是猶以唐律斷晉獄。無怪乎漢元年當時以為甲午。漢書律曆志云。高祖元就後人以為乙未。續漢書律曆志云。漢元年歲在乙未。以今法上推之。秦初元年當時以為丙子。現後人以為丁丑。亦續漢書愈推而愈不合也。愚撰此書。凡東京以後幹枝。則依舊編列。東京以前甲子。斯略不備載。以復古人之舊。外此正統代號僭偽國名。帝王世系。歷代興亡。殊方興廢。外國相承。建元年數。並附於中。并附建元類聚於後。大都以正史為資。間亦參之載記。裨官而注一二案語於下。庶學士展卷流覽。而嬾代之正閏統緒之修短。疆土之大小。卜世之遠近。靡不如圖繪之富。前一一了然於心目。斯亦未始非讀史者之小補云。



魏忠節孝烈兩先生畫像記

姚文田

余年二十餘時就昏於魏塘周氏其宅東有忠臣孝子坊即魏忠節祠也每思一瞻謁焉不果而嚮往之意久而愈深忠節父子行誼炳史冊名譽昭天壤雖婦孺猶知之可無論余嘗讀易至三陰浸長其卦為否聖人繫之詞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至其再進為坤疑若有陰而无陽矣乃其辭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文言云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陽道常盈陰道常乏今陰盛則必與陽爭故戰戰而不勝則見血然則陽固未嘗盡亡所謂道消者特退處不用事耳明熹宗之世主既童昏臣多煬竊閭閻賢竊持阿柄至於毒流縉紳禍延宗社斯誠天地晦蒙日月晦沒之秋矣其時楊左魏諸君子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力與之相抗者是大易所謂龍戰也黃芝生獄羣賢隕命忠節一尸至潰爛不可復識見血之象斯其徵歟然而陽之未亡則觀於諸君子猶信余因又思百卉之生長於春夏其零落也以秋冬然使肅霜降而百草皆盡則自此天壤遂無物矣乃如松柏之屬卒能挺然自立於冰霜凌厲之辰非亦陽未嘗盡之一端乎獨其秉質之異往往欽奇磊砢與凡卉之鮮妍而綠縹者其始生即已不同則天之特生是以為歲寒也忠節自鄉解不肯易一衣既通籍僅二蒼頭從及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孝烈

奉喪歸。勺漿至不入口。其苦節至性。皆能為人所不能為。亦天之特生。是以為亂世也。嗚呼。世雖亂。而人道終不絕於天下。可以悟聖人作易教人之意矣。余既心慕忠節之為人。嘗讀其遺集。聞孝烈有茅簷集。尚未獲一見。嘉慶庚辰秋。忠節之後人行。誤以兩先生畫像來屬題。忠節端而毅。乃喬柯之多節目者也。孝烈肅而清。乃寒林之被霜雪者也。既拜手敬觀。因記所私論於其冊後。

屈氏書田記

常熟屈敏山農部。捐其封公所授膏火田六百畝為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上其事於部。勒石以垂久遠。余聞之而歎曰。善哉斯舉乎。夫士者四民之首。以其行誼為鄉里矜式。即風俗人才皆繫焉。要其所以克成為士。則未有不由於學。吾見世祿之家。功名勢位烜赫一時。及其子弟。席先人餘緒。驕淫怙侈。滅禮犯義。未幾而陵夷衰微者有矣。此無他不學故也。然亦有子弟非甚不肖。徒以生齒日益。而先人之遺業。瓜剖豆分。以至於不能自立。其賢者猶知自勉。材質下者乃終歲惰游。而其家遂亦漸落。是故欲後人賢。則莫如讀書。而欲其能讀書。必先使之有所憑藉。是即孟子恒產恒心之說也。農部之曾大父景州公。創義莊以贍族中人。伯祖畢節公。建安濟堂以養其邑中之貧老而無依者。大父司馬公。父學博公。再增益之。農部樂善

不勸又捐田六百畝以濟義莊歲用之不足可謂善承先志者矣茲復置書田如義莊之數吾見以養以教使後之人有所憑藉而皆得自奮於學他日人才蔚起出可以見用於世而處可以淑其鄉人其為功豈直屈氏一家而已昔范文正置負郭常稔田千畝以濟其族人八百年來支裔幾遍天下亦代有聞人屈氏自景州公以下科名相望由茲以往其世澤正未有艾吾知其歷久而彌光也安濟堂之設沈歸愚宗伯記之義田之舉鄒禮耕太史記之余故續為書田記以志私心所向慕焉

### 菊隱記

中翰趙君象庵以菊隱顏其居屬予為之記君自通籍至今三十餘年矣其後君而至春躋臚仕據要津或宣猷中外或以故且解組去者至不可勝記而君之官如故君亦若無意進取者故自其職所當為未嘗不勉勉翼翼求底於無過而止而其他則一不措意中書七品官耳然其署當闕廷之右昔人稱曰華近其所掌則天子詔誥制敕之屬於職任尤鉅自大學士而外未嘗有統隸焉則其所處亦甚尊矣君之久居是官而無慕於外殆其中自有所決擇者歟抑古人有言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倘亦所謂吏隱兼者歟君生平無他嗜而性獨愛菊凡種類絕異者無弗致又能時其燥溼適其寒溫動必與菊性相俁及花時視他人獨著以碩君則招

致朝士之賢者曰飲酒賦詩為樂蓋每歲以為常君故自言不隱於吏而隱於菊稱所嗜也余獨謂長安緇塵中車馬馳騁官舍閭閻大都皆困簿書龍奔走而君以秋清事稀獨上與陶靖節陸魯望諸人為友豈非由所處之地然耶倘君一如躋膺仕據要津者之宣猷中外欲如今日之樂不可得矣予故謂君之中有所決擇也然如君之於菊能時其燥溼適其寒溫事事與菊性相得故極其蕃碩如此苟推此以字人何事不理而甘匿迹於秋花老圃之間又未嘗不為君私惜也

彰化縣巡檢陳君墓誌銘

君諱慶字樹青先世江州人宋史稱義門陳氏是也元時有諱理定者官撫州路同知子孫遂家金谿為著族君祖諱人鳳父諱除權皆不仕君由國史館効力議敘授福建南平縣滄峽司巡檢調同安縣石碼巡檢又調彰化縣貓霧巡檢林爽文之亂解餉渡臺灣中流遇風溺焉

天子以其死王事卹如陣亡例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贈雲騎尉襲三世其家人求其屍不得舉衣冠招魂葬之將勒石以誌甲寅三月其弟惠疇見文由京師因以銘辭屬文田聞爽文滋事其故由長吏貪殘不能奉

天子德意以教養斯民致上下相猜積而成變君所至視民如子閩地多港汊須浮

梁吏胥輒藉詞伐人墓木君嚴設科禁吏憎服民苦差繇累君以時徵調有制民稱便彰化有陳姓兄弟爭產君置酒諭曰吾與若同姓當以吾家事勸若不聞有十三世同居旌門貸粟者乎若等以產故致訟即非復人理矣兄弟皆感泣去訟遂解其理民皆此類惜位卑秩微所設施不能及遠然使官是土者皆似君又安得有稱亂以干天討之事哉君以一巡檢能修其職撫其民卒為國以實其生雖未盡厥施抑已過人遠矣君好義期以必為在京師時聞鄉人之不克歸葬者倡議置義冢令人守視其鄉人或以冤繫獄禍不測君聞之曰是兩世一身一不幸無遺種矣力為營救得脫金谿人至今稱之君生於乾隆戊午八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丙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娶王氏無子以弟豫子榮祖為後襲雲騎尉恩賜曰吾兄以身殉王事蒙

天子恩卹及於三世亦可以無朽矣獨恨骸骨不得歸葬願為銘以志墓魂有知尚來依此也文田不敢辭銘曰

其生也能共其死也能忠委軀乎濁流返魂乎幽宮命之塞恩則崇昌曰爾後宜無窮

明太祖罷宰相論

屈執

往者唐宋有天下。置三省之官。中書為政本。門下主糾駁。尚書統眾務。舉絕見。比宰相職也。凡宣布一切詔令。三省同奉。

聖旨。然後下之所司。事苟有一不便者。給事中封還。謂之批執。蓋重其任。則力足以維持。分其權。則勢足以鈐制。明太祖懲胡惟庸亂政。罷宰相之職。以政歸六部。禁後嗣毋得置相。夫惟庸本傾危鄙夫。叨竊非據。顧太祖不深維亂政所由。任賢以正本。立制以防漸。而第罷相職。重部權。冀以杜塞姦邪。繇夫此舉之繆於道也。當是時。天下初定。除苛解弛。朝廷號為省事。一再傳後。吏猥政繁。天子總攬萬幾。不得不委寄左右手。先是內閣秉擬政。併於內閣矣。繼是中官柄用。政奪於中官矣。門戶壅斷。朝堂外亂。城社場竄。宮禁內亂。亂在外而六部與之阿比。亂在內而內閣莫之誰何。所以紙糊閣老泥堵尚書之譏。籍籍都下。惟無宰相重臣維持鈐制。故至此。然則政歸六部。徒為亂政張本明矣。夫內閣亂政士大夫以氣節爭之。其敗猶可救也。中官亂政士大夫以身命殉之。其亡不可為也。嚮使舉六卿之政。而任宰相正三省之名。而廢內閣。并令內監諸司悉聽約束。即有王振劉瑾汪直魏忠賢千百曹蠅為姦。一獄吏足了之爾。在昔漢文帝弄臣鄧通怠慢不敬。申屠嘉召通詣丞相府行斬。帝使謝。

嘉乃釋宋內都知任守忠交橫兩宮韓琦以頭子句守忠至政事堂填敕安置宰相無所不統此其明驗也是故人主垂拱於上宰相奉法於下拔擢天士布在朝列爵賞刑威陽舒陰懷羣工羣小方縮頭握手怒伏不敢出氣豈復有把持朝局熏轅索人之事哉不置相之失如彼置相之得如此後世人主宜何所取法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可疑丞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明乎三公鼎足承君所與共理庶績者也萬一不幸而折足覆餗刑一相而亂已矣其勢一也若太阿下移至表裏昏移交相亂政雖盡殄戮之無益其勢散也且夫政者國之大命也付託宰相重臣猶不可苟奈何散寄於羣工羣小之手究之內閣亂之中官亂之厝火積薪督師高宴土崩瓦解鎮守先降每論有明二百五十年事未嘗不太息於厲階之遺禍烈也夫太祖以布衣崛起削平寇亂諸事草創時節更復猜忌自來開創之主大率類然惟念仁宣以降繼體守文不師往代之成規沿襲國初之陋制大學士故侍從官階止五品耳以庶僚躐揆原失之輕首輔秉筆取旨禁中同官伴食而已又失之專任輕則易危權專則難制彈章朝上暮出都門密敕獨承潛通閣宅良由政體乖違名實舛繆而刑餘周召毒痛清流卒以敗亡悲夫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明兵部主事嚴府君墓表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故明福王自立南京。夏六月。常熟推兵部主事嚴君練。兵城守。初。大兵渡淮。訖言南都失守。所在戒嚴。比警至。知縣曹元方跳縣丞馬佩錫懷異志。典史杜興龍棄官辟城外。舉邑震恐。原任龍川知縣宋奎光倡守城。謀帥首舉時宦諸生不可。曰。渠降閩賊。公檄墨汁未乾。次及嚴官。眾雖然曰。嚴俞主兵。吾屬有賴矣。乃率指紳吏士軍民推君主練兵。即慧日寺為戎府。於是君建大將旂。下令曰。峙廼糧。屬廼器械。一廼心力。否者按軍法毋赦。令參謀金鑛將偏師。間道趣沙山。援江陰。令典史杜興龍裨將何雲鵬將新募生兵。分屯練塘。莫門塘。刻期訓練。所謂嚴家營者也。令六門守將刺姦變。旬日之間。部分了當。官兵鄉兵同時響應。其都魁豪大竝受嚴家營節度。軍聲大振。胡來貢。五渠人。幼習操鏐業。富軍功。明末授孟河都司。故不快於州里。導義陽王泊福山港。時宦名敏甲申三月。汚偽命。里人作討叛公檄。焚其三世柩。迨脫賊中歸。失勢銜君。本兵柄不能平。潛款義陽。盟語中傷君。而自立一軍號時家營。屯南門外二園。義陽納敏讒。召君上謁。抵李家橋。來貢引軍遮截擒之。遂入據縣城。盡反君條約。效富民財。稱助餉。已且及下戶。破家奔竄者。經屬人情大亂。君被執縛。置草間。等楚雜治。不屈。囚廣善庵。會客將錢飛出奇計。集



歸縣城來貢內不自安介君所善者謝過堅約不相負然共事益水火俄傳金鑕援兵敗績時家營潰七月十三日君出按視收潰卒陰雲四合黃昏大風行至華蕩猝遇大兵下矢石驟發火光燭天君被鐵甲透水一勇士沒深淵負之登岸退入城來貢閉南門弗納左次南社壇顧手下尚四五百人君仰天歎曰一敗塗地國破家亡大清天命攸歸若曹無預禍亂為也魔之散去易衣宵逸十四日大兵薄縣城來貢奔福山隨義陽入海城陷十六日大兵回蘇州是時鄉鎮各擁兵觀望支塘唐墅楊尖苑山相城沿江之鹿苑周莊西陽水陸寨麻列沙血擊爭者不勝計時敏先棄營匿毛晉舍鄉兵捕獲梟首七星橋死後馮依為崇凡禱賽者連巨舫樹旗轟如噴昔軍容云八月豫王傳檄罷鄉鎮兵知縣洪一緯縣丞陳日昇入縣城約法撫民上下安堵如故常熟平君既免棲遯小櫓仰耽情禪悅巡撫土國寶總督馬鳴佩交章薦不起

屈軼曰夫倉卒舉兵亟何能擇興亡易運譁莫如深天意人事固難以成敗論哉常熟乙酉七月之變事異揭竿勢同破竹載籍闕如蓋有由焉伏讀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若邑士知十格闕捐生守誓被創殞命志甯絕粒徐澤投繯或抗我顏行或自經溝瀆猶引各為其主之義竝膺明詔表章矧君順命投戈遜荒祝髮律以殷

頑不靖。擬議匪倫。已予每聞長老通君守城狀。言人人殊。代遠年湮。彌滋失實。爰撰次如右。表勒貞石。庶補吾鄉掌故。傳信將來。焉可誣也。君諱棧。字子張。世系官伐。別詳府縣志。不著用。柳宗元狀。段秀實例。書其逸事。著於篇。

義利辨

陳壽祺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其狂瀾者也。雖然。楊墨以下。其人率能嚴取予。謹出處。與夫陋儒薄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學術之差耳。今則皆無患此。非其學術之勝於昔也。舉世攘攘熙熙。為利往來。耽耽僥僥。而無所止。尚何暇為忠信。親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然則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矣。古之時。義與利未嘗分也。故易之為書。多言利。曰元亨利貞。曰利見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禦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師。曰利用賓于王。曰利用獄。曰利有攸往。言利莫若易詳也。尚書盤庚曰。視民利用遷。周官曰。王以利得民。春秋傳曰。禮序民人。利後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經莫不善言利。蓋古者利與義合。故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物為利。無利非義矣。春秋之時。利始與義分。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孔子罕言利。戰國之時。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孟子力屏絕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則仁義曷嘗不利哉。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己必至於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眾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

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然則後世所謂利者皆禍之芽耳與六經之言豈不相背而馳哉今天下之汲汲於求利者衆矣其得與失非一端有立談而弋取亦有窮老盡氣而不一獲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將語人曰利不可得則人必漠然不應為正告之曰爾所為皆禍之芽也則人變乎色而怵於心矣變乎色而怵於心然後可以去利而返之義矣夫義之與利爭之也微則平旦分舜跖執之也勇則懦夫為夷齊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有所動於其中哉仁義忠信積於身故位祿聞譽輕於世道德問學崇其實故膏粱文繡絀其華廉恥名節愛其榮故腥臊垢濁畏其澆雖有以利飮之者美由而奪志焉是故學者之於義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辨之如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無適而非義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精察於一義一利之間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於動靜之幾懼釐猶之反揜於毫釐之介懼黑白之相淆義之所存雖害不恤義所不存雖利不謀則內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救過之不服矣及其存養既深誠洞乎義之樂而利之危則能安貧賤守進退異於智窮力索而自已者也此其人知有義而已焉知所謂利哉然而窮不能濫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禍不能加則有利而無害焉孝弟稱於鄉黨敬信行於蠻貊言而為天下追動而為天下則則無義而不利焉正誼明道之學孰加乎

是不然。為士者患得而驚，利患得愈甚，驚利愈熾，吾恐捨義而求利者，涉羊腸以蹙險，履荆棘以傷腓脛，所欲不可遂也。縱令遂其所欲，然而非義之利，如飲鴆毒，始雖甘之，終必潰腸裂胃，如聚盜賊，驟雖飽之，瞬則被刑隕軀，其害有不可勝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知恥說

人之所以為人，恃有恥心而已矣。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然四端非是，無以立仁之端，非是，則入於內交要譽、禮之端，非是，則入於巧令足恭、智之端，非是，則入於同流合汙、故羞惡者，人心之義，以為之質，而仁、禮、智之所由成也。教人者，法令明密，不若激發其恥心之善為轉也。孔子論士曰：行己有恥，恥者人之所固有，而士之所嚴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士始於有恥，而後終於無其恥，喪恥者有二端：弱之為遂，條為規，強之為養，養為構，杞起穢自臭，覦然安之，所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至以恥為無所用，則名節不足，維刑罰不足，微其事，尚可問哉。雖然，彼喪恥者，豈陷於不知者哉。今天闔閭之間，盜竊遇焉，則眾唾而遠之；里術之中，倡伎溷焉，則羣指而驅之。何也？知恥人也。嗚呼！蹴爾之食，行道者與乞人雖身死而不受，何也？知自恥也。今晝夜之所求，無異於盜竊倡伎。

之所取腥垢之所嘔或踰於行道乞人之所遵而蠅營狗苟不知所反豈視其身不若盜竊倡伎乞人哉弗思甚耳古之聖人有善知恥者伊尹是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天下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知恥若是大也故後世莫不誦伊尹之勇古之聖人又有善知恥者伯夷是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知恥若是峻也故後世莫不誦伯夷之清古之聖人又有善知恥者柳下惠是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不枉道而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知恥若是諒也故後世莫不誦柳下惠之直三聖人之道不同其趨一也率乎此之所趨而作聖反乎此之所趨而作狂取舍之介榮辱之主利善之聞舜跖之分可不慎乎孔子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以狷者有所不為也知恥者也士不先務知恥而可與適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學者如之何而法聖人也曰尚志尚志則知恥子恥不孝弟恥不悌臣恥不忠友恥不信族恥不睦戚恥不婣鄉恥不任不鄉居恥不仁行恥不義動恥無禮擇術恥不智恥龍斷無固利恥穿窬無詭言恥鑽穴無急仕恥鄉愿無媚世恥妾婦無從君恥小人無行險徼幸恥鄙夫無患得患失恥禽獸無旦晝特

亡恥病於夏畦無負肩誦笑恥如溝澮立涸無聲聞過情恥齊人為妻妾羞無求富貴利達勿自暴也勿自棄也操存其本心慎思之明辨之擇善而固執之是之謂君子。

與總督桐城汪尚書書

伏惟尚書督府閣下。再莅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為閩殖元氣。剋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日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疴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為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樛昧。稍獻愚管窺。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惡。曰汰游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今

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嘉勞勗勤。遇變罪已。至於淚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共不懈。而政事未盡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解。簿

書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遲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參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每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瞞習為沈壓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顛預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駸駸文牘如山囹圄久繫動多瘕死其害又有倍徙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刷精神草萊釐盤錯剔茅蕪以冀臻教寔猶患不足奈何泄泄燕燕效表蠱亡何之飲慕汲黯卧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為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散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隳壞於冥昧蠱毒潛乘於罅隙後雖噬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墨者必絀則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墨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墨之為民害夙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疫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潰人情豈有不忍於蛇虺而忍於魚虎不忍於木偶而忍於孩提者耶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聞葷食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姘娶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籍籍以為某罷輒當去某淋黜當斥既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迫烈操切犯東新之譏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閭閻頑梗之習莫甚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強好凌弱



衆好暴寡。貪好噬富。頑惡好虐。善良其野人。善爭鬪。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掣。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盜。巨商大賈。自廈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鬪漸少。比年臺灣運未接。糧而至。民得賤糴飽食。然爭訟殺掠藏奸違禁之事。猶未絕也。往往時猛吏治泉。聞其止鬪捕凶。善鈎致魁惡。而用之。往往焚焚村莊。株連族屬。始末嘗不撲撲一時。然其害至不可勝述。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民之通盜。自前明倭奴之寇。與國初偽鄭之變。習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號召黨與。脅以煽之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既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張敞之所為。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為擒捕以自贖。而顧置為爪牙。魚肉無辜。虛張恫喝。揣肥而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即驅之往符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暴豺狼以搏鷹鷂。民之脫狐狸而罹驅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也。如秦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臨也。烏喙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慎。元氣一虧。身亦旋殞。數十年以來。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

今之宰於泉者。猶復效尤不已。謂為長策。不識摧殘之極。伊於胡底。此鄙人所為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鮮十萬之產。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尚奢侈。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閨閣之珠璣。溢於簪鬋。嬰襁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得不窮。統縉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鴆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暮之內。偷俗嫁娶。敗禮悖教。與於不孝之甚。士安得興學。俗安得長厚。頽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勺之清。每對同志。輒興棄教。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約。以嚴喻之。庶幾戶知禮節。則挽澆漓耳。近省城內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候官令當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為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尚餘南洲久為盜藪。莫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阜園興臺。受其賄而為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吏潛偵虛實。聲東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也。海內生齒繁而游惰夥。於是求食於官者眾。非投身為僕從。即占名為使。使塗徑便。使積成洲。數此輩上蔽主人之耳目。下為奸黨之肩背。能者鮮衣美食。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嗜肌吸膚。一府僉從。且數十。一縣胥役。或千百。是府有數十狐鼠。縣有千百

虎狼也。雖廉明之君子。孰能使之稍伏勿動哉。竊謂此輩不可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閹簽押之名。凡有出入往來。專派門役二人。責令傳通。便達內堂。簽押只歸司號伴者一人。則僕從無所持。奸弊無所滋。自非銜途驛置之地。大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至其服飾之宜。本有限制。亦當申明舊章。嚴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不力。處分甚重。然窮民亡絕者。固有之。富民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而民仍不急於輸將。何也。其弊在州縣戶房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而資其吞蝕。或受賕而庇其逃漏。民為所愚。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由鉤稽。而吏家泰然。無不席擁豐厚。此非廉巨慙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養廉錢。糧耗羨悉歸公家。蓋欲官一毫不取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耳。監司次之。道府又次之。縣養廉多者。銀一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款。猶尚不足。焉得入手。其大都劇邑。眷口上下衣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往來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鞠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緝捕。急者須購綵懸賞。又急則會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尉僕。兵丁之餽廩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

縣一歲之間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且即無是數者之交迫。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黔黎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何所資以奉公。夫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為民上者。日憂不給。而一事不可為。亦非也。莊周云。刻鵠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詰窘。迫屈水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莫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即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即其人。無所謂兵餉工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槩仍資之於民。本朝稅法至輕。而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力以自為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隱。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為之。誠擇閭黨端謹之士。官為倡率。各令修德富家。量其力之強弱。豐殺以出資。則聚斂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餽牽芻秣之費。莫非民間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交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為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

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奇乎。其德履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故為政者。但新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為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則罰典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即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鍰之遺也。

國制刑罰並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遽盡。鄉黨愚蒙。豈能復有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變。今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束吏宜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因而弛之。則政治日誅。民含無窮之憂。夫智者貴察於幾微。義者貴絕於適莫。直者不鄰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豁刻。場師之藝木。刻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腑臟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刺犀兕。截蛟蛇。而用以割雞剗。秦漢五鳳丞相。不問京兆民闕。而問道旁牛鳴。此皆未為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也。區區僂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薩檀河白華樓詩鈔序

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卓哉是言乎。犂牛不可以執畧。干將不可以補屨。鄭刀宋斤。遷乎地而弗良。櫛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此別才之說也。五沃之土。無敗歲。九成之臺。無枉木。飲於江海。杯勺皆波濤。採於山藪。尋尺皆松栢。此多讀書之說也。解牛者目無全牛。畫馬者胸有全馬。造弓者擇幹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傅角纏筋。三年乃成。學琴者之蓬萊山。聞海水瀉洞。山林杳冥。一動操而為天下妙。此多窮理之說也。故才不偽。則意凡。學不坐。則詞儉。理不博。則識偏。古大家之為詩。雖風格各殊。顧於是三者。必有所獨至。然後其騰實大而收名遠。而世徒執別才一語。為滄浪詬病。抑過矣。清興稱詩於吾鄉者。無慮百數十家。然必以許天玉。張元閎為巨擘。近日又以侯官鄭西澗。鄭涵山。閩縣林暢原。薩檀河為最。而薩子尤雄特。薩子元雁門直齋侍御之族。故酒狂然天真夷曠。博聞彊記。嘗著經史彙考。小檀弓。金淵客話。曲江雜錄。補傳子。補鄭嘉鄉太守五代及全閩詩話。皆淹洽可傳。不幸燬於火。其詩。勵有存者。要之能具別才。而兼學識者也。其為詩。駿偉廣博。譬諸快劍長戟之撞枹。黃鐘大呂之鏘洋。大瀛吹滅。魚龍出沒。沃日蒸霞。萬象融混。建章神明。嶢峴瑰麗。銅風金露。照

爛天表美哉盛乎。非薩子其孰能為此哉。抑吾聞薩子鼎者宰洵陽時。刺賊方薄城。火攻。符節相望。咫尺不一矢援。薩子及其長子宗甫。竭力守禦。相持七晝夜。賊竟去。已而四川總督某。坐失機見法。薩子亦以賊過河論戍蒙恩。援贖。乃免歸。而長子尋以勞天。蓋人生安危之機。得失之故。存亡哀樂之變。莫大乎是。求之古三百篇。則擊鼓清人之刺。鴟鶚狼跋之憂。詩人往往蓄其隱。而有所不能已於言。今誦薩子入秦以後詩。無一涉身世怨尤語。是亦學識之異於人者與。世有知言如滄浪。始可與言薩子之詩也矣。

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後

嗚呼。今日士行之媮。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惟恐旦暮不速化。其子弟俯首聽命。亦皇皇然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為榮辱憂喜。唯恐旦暮不速成。及倖而弋取之矣。一旦蒞官臨政。內競乎職司之涼熱。外揣乎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沈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而於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顧漬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槩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集詬亡恥。婢媵苟安。其故何也。彼以為祿利之路在是。不如是則不能以進。貧無以為資。富無以為榮也。古者餘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父師少師朝夕坐門塾。以致鄉人子弟之出入而教之。

學入者必持新樵輕重相分。頌白不提挈。此三代所以化民成俗之端也。王道既熄。施於漢世。則鄉有三老掌教化。審夫職聽訟。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式法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故兩京吏治簡易。風俗樸淳。近古而陳仲弓王彥方之倫。伏處里黨。穿窬革心。訟爭止息。蓋有道之士。窮而猶有裨於世。不誣也。今所習非其方。所取非其用。其君子不講學以明道。其小人不循分以勸功。而欲責以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本末。譬猶御者適燕趙而南。其轅醫者以稀苓治羸。其不背道而馳也。豈不難哉。余觀雷翠庭先生所記上杭傅君鵬起事。有感焉。君少習舉業。既而日壯誦濂洛關閩書。務反己自責。曰。胸羅萬卷。不知一言為可用。程子所謂不識一字也。事父母貧而能樂。疾晝夜扶持。不假妻子。居喪不內寢。不御酒肉。伯兄季弟早卒。撫諸孤如己出。仲負債多。君數鬻己產償之。家以窘無幾微。見顏色。妻孥亦無怨言。君處山中。無師友。以布衣自立。敦門內行。同邑鄉進士鄒尚仁與弟尚易。志在正學。君嘗啓之。晚年嘗步行數百里。訪同郡儒者童能靈等。是非心忘乎祿利之路。而禮義廉節。立人濟物之是亟者能之耶。君不以文學自名。跡不出鄉國。而志行倜然如此。然則末流之失。求士於都會。不若野鄙。求學於瑰文。不若實行。求道於樞紳。不若韋布。傳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不信哉。雖然。君



所行屋裏索耳。海內郡縣解次。僕盡得如君等十百輩。彬彬參錯其間。教誘人士。守令可不勞而治。惜乎其無有擇焉者也。

黃石齋先生逸稿跋

右漳浦黃忠端公宏光元年六月討賊檄。及上皇太后請迎聖駕箋。兩草箋末闕數行。餘亦間有闕字。明史本傳不載是事。文集亦不載是篇。然足信為公筆。友人梁儀曹得之。屬壽祺考其顛末。壽祺嘗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謂劉宗周黃道周立朝風節。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為一代完人。其書無庸銷燬竊歎我國家於勝朝死節之臣。揚闕不遺餘力。蓋前古未之有。然非公之忠誠之至。假乎天地焉。致此也。今誦公此文。義憤如生。有戴商之駕。而無吠堯之狂固。

仁聖之所曲褒異世之所悲感者矣。雖湮沒百數十年。晦而復顯。庸非精貫金石。固有神物護持之耶。謹案公門人洪思樵公年譜云。福王立。以吏部左侍郎召公。未至。晉禮部尚書。朝命敦促。公至衡州。上疏請告不允。明年三月。奉敕祭禹陵。夏四月。自會稽還。復疏乞休。五月。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言聖駕在靖南軍中。公乃上奏太后。請趣點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

兵及閩中清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疏請雖切。皆不報。然則箋檄出於公筆信矣。宏光元年正月。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於睢州。走降。大清軍三月。左良玉舉兵反。傳檄以清君側為名。此檄討賊為左許發也。四月。良玉死於九江。諸將秘不發喪。推其子夢庚為留後。七日而東。黃得功破之荻港。及板子磯。夢庚遂率所部三十六營來歸。檄中但斥良玉猶未知夢庚事也。五月。大清兵渡江。三日。福王出奔太平。潛入黃得功營。大兵駐南京城北。文武迎降。而鳳陽總督馬士英以點兵自衛。自廣德挾王母妃走浙江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為母妃行宮。檄所謂太后已至臨安。天子漸還廣德也。先是福王即位。有妖僧大悲。詭稱齊王。又稱潞王。伏誅踰年。三月。有王之明。自稱崇禎太子。河南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並下獄劾治。檄所謂假形似以涸戾園。藉聲影以堅卜子者也。卜子者。漢王即事也。良王之反也。馬士英急令阮大鍼。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禦之。又調劉良佐等入衛。而督師史可法。運疏告北警。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等。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力排之。淮揚備禦益弱。此箋所謂輕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者也。大兵南下。明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尋擢常鎮巡撫。還駐京口。與大兵隔江相持。大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文驄遁蘇。

州鴻遠等遁閩中。此策所謂江上水師尚八九萬。何故輒離宗社者也。南京破。良佐歸附。隨大兵襲太平。此策所謂廣昌披髮北投者也。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又為大兵所扼。故策以為靖南擁兵不動也。大兵尋趨杭州。潞王常浩率眾開門降。士英走嚴州。而公已先從唐王於衢州入閩矣。嗚呼。崎嶇搶攘之間。忠義奮發。皇皇以討賊迎君為急。與史忠正之請頒詔書。劉忠介之召募義旅。先後相映。明雖亡而不亡。其不在是乎。論者謂南都始建。神鼎既淪。權奸比周。藩鎮跋扈。朝廷之勢。孟傾海內之心。瓦解。公是時齒已六十有一矣。勿出以投時禍可也。夫以公之明。豈不知主非少康。臣無種蠡。難與造成旅中興之業。望山川重秀之期哉。且公作周易璣象諸書。言明祚託崇禎甲申。在河圖之數。稼穡末隆。廢興之運。瞭然胷中。又嘗自推身命止於六十二歲。及江左見徵。累疏乞休。其情見矣。然而卒涉屯蹇以赴之者。徒以龍江之夢。元感高皇。拳拳惻惻。不忘君父。故不忍獨潔其身而去耳。自古志士仁人或蒙難而匡時。或遭危而致命。其伸則為伯靡。其和王常王導。陸贄郭子儀。李光弼。李晟。其屈則為張悌。韋繫。張嶷。王琳。尉遲迥。顏杲卿。張叔夜。文天祥。其介乎伸與屈之間。則猶為諸葛亮。劉琨。祖逖。李綱。宗澤。趙鼎。彼皆莫不翹其國有累卵懸髮之危。而委其身以社稷存亡之義。其功雖殊。其所以竭忠而成仁一也。曷嘗逆計成敗得

喪然後擇足而蹈也哉譬如人子之於父母疾病患難拯之惟恐不及雖知其不可為猶將冒水火犯鋒刃以求萬有一之生全其至性之固結於中而不能自己也黃公應召時與楊機部書曰吾徒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嘆此藥氣耳嗚呼此公之志也與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余讀漢史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蕭望之王嘉諸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古賢不肖異趣如水炭不相入其勢固然乃若兩賢相遭而齟齬齟齬不至傾陷不止何與寬饒詆挫於有司望之譏構於宦寺嘉見劾於馬宮夏侯勝諸儒卒皆抱忿自裁天下憐之至如長情之効趙韓抑又甚焉廣漢曾持丞相禍由自作延壽直因蘭陵忌害臨以罪法是豈容賢重能之道耶顧蕭王處衰世故觸羅網趙韓蓋並值李宣英主而同時殺三賢吏刑罰可謂中耶縣官不白其冤吏民雖千萬人孰能守關莫能籲請於朝報事歿世此尤漢臣之不幸已今李使君忠清正直橫遭天枉賴朝廷神聖遠照覆盆閩人義尚奉當不絕其情與蕭王同哀而其遇乃不啻過趙韓蓋等千萬也初閩中兩太府與使君皆從令長起躋高位督府錚錚彊介亦使君舉將也使君名願出其右且骨鯁常廷爭督府行將有所不可輒持不下必平反而後已以

是數與督付忤。會龍溪署令某不稱職。使君為監司。檄改教官。使解印綬去。令嘆之。因雜撫公私計帳。為陋規。誣使君受賂。上書訐之。眾長吏皆府下之屬。遂與撫府謀。遽登白簡。然猶與使君相慰藉。久之。命下。則使所屬吏參鞠。反覆駁摘。數數連晝。夜簿責。吏迎風指。輒摧辱。使君故儒者。素剛重名節。位尊而見凌。年且老。不勝憤激。遂自經死。嗟乎。李將軍一武人耳。尚恥對簿幕府。自甘刎頸。況使君乎。春秋之義。為賢者諱。雖有一青。猶將覆蓋之。不暇奈何。雙貞良以逞譏。愚失休休之度。而坐陳天下之寶也哉。然使君既死。獄益急。未幾而肉踊。轉為株蔓。誠不可成。疏上。

天子震怒。命二大臣往覆治。當是時。閭中人情勾勾。上下同聲嗟悼。奔走皇皇。涕泣祭奠者。踵接於使君之門。同寮以下。相與購其喪。優恤其孤。不顧忌上官。黎庶相與悲情。謗議累月不可止。於是士民數百人。候天使至。遮道訟使君仁賢。願其建遺愛祠。以報惠政。天使以情入告。業叢所訐。無左驗。於是制詔稱使君良吏清廉者。再立點大府。重譴諸傾仄吏。而雪使君之污。嘉斯民直道之公。獄竟伸。而祠亦竟立。嗟乎。使君死。誠過然。非盛德有以不忘於人。則鮑司隸舉幡太學之義。安得見於身後。非。

聖天子明見萬里。愛惜賢才。則直不疑盜金之誣。奚以辨。而朱仲卿王稚子之廟食。

奚以返耶。此趙韓諸子之所飲恨於九泉而孝宣之所含垢於千載者也。使君其足以不死矣。祠在福州城南懷德坊。其成也以嘉慶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始饗之日。皆撫以下畢。臨祭。鄉之人祇事不急。已屬余為之記。其舍宇界址祀產條法。及呈狀捐貲諸姓名。則勒於他石。使君嘉定人。諱廣。字子許。齋第乾隆庚戌進士。嘗從詹事錢晚徵先生問業。鴻深經術。今於越有循績。舉尤異。故相韓城大興。今兩廣總督保真公咸重之。

上親政初。公卿密薦游擢守郡莅閩治如越。不數年。三遷至布政使。駸駸昇節鉞矣。惜不獲竟其用。然而使君所伸。固不以彼加此。乃系以迎享送神之歌。其詞曰。

芳椒堂兮辛夷楣。張雲幔兮山之陲。靈上下兮薛峰。乘夜月兮從文狸。焦黃兮荔丹。雜蕙肴兮朝餐。視我民兮依依。薦薄醑兮涕潸。靈之降兮醉醺。魂騰騰兮嶺嶠。標桑升嫩兮九幽。畫燭佑福兮海隅。鳴金鼓兮蕭箏。尸祝兮世世。靈來歸兮康娛。

石屏楊公改葬墓表

并銘

嘉慶十有八年夏。知彰化縣事楊君淦泉。將返雲南。改葬厥考文林公。屬其同歲生陳壽祺表墓。淦泉博學偉於文。晚天文圖緯通青烏之術。比余為先奉直卜藏定有日矣。淦泉馳視之。弗之善也。則親為擇穴。數數走郊原。犯炎暑。履岡阜。不自謂勞其

愛余若昆弟。施於余之先人若此。則所以自為其先。慎可知也。先是歲癸亥。葬文林公石屏之北麓雅容山。去祖墓遠。後三歲。塗泉令於閩七年。嘗欲遷諸蓮花池先塋之南。未遑及也。塗泉以清彊為閩六十二縣最。兩府重之。然在南平。幾挂吏議。徙海外。母太孺人不得偕。其所治民夷錯繇。惴惴恐干戾。乃乞養歸。大吏惜其才。力疏留。且請調同安。格於例。卒不果。而塗泉怡然喜遂其志。且獲謀葬事也。或言塗泉仕宦。踰躐不得志。其改卜吉壤。蓋欲資地氣以救之。余曰。否否。塗泉其非委休咎於宅兆之謂也。夫天下親民之官。莫重於縣令。縣令得其人。天下莫不治。今之視縣令也。太輕而繩之也。太密。視之太輕。則士無慎名器之惡。而垢汙喪恥之徒出。繩之太密。則人有逃禍譴之慮。而苟安微倖之習滋。其不肖者。蓋亦未嘗不復容矣。其賢者。焉掣而鞭箠之功。不尺咫。過若邱山。雖有宓國西門之行。能不躑且僨。幸矣。安在其得志也。如是而謂地氣使然。信乎否耶。自古名公鉅人。由縣令起。不可勝數。近世平湖陸清獻高安朱文端。海甯楊自西。即墨郭華野諸君子。皆始踰百里之任。終建冠時之勲。彼豈皆乞靈於邱隴之間。而後戴高爵顯大名哉。毋亦存乎人之自為。以聽天之所命而已。然則塗泉其非委休咎於宅兆之謂也。楊氏先世自明洪武中有清一者。從西平王沐英平雲南。家於建水。四世至槐。遷石屏。九世祖開泰。天啓中官鎮江府。

海防同知祀鄉賢曾祖以下咸齒於庠世有宿德文林公治家嚴過族黨有禮家無  
五畝田自守泊然塗泉莅官廉取舍崇教化省徭役慎刑罰公之訓也公十三試而  
補州諸生又六舉而不售乃卒食其報於塗泉然其所辦積而發越者固未有益今  
塗泉齒始強太孺人始及中壽雖歸田安知朝廷他日不旦暮徵召俾崛起功名  
如平湖高安等地氣其能圓之哉即不然使塗泉山林長往入侍戶簪之節出親墟  
墓之哀君子所求乎孝弟者在是祖宗之所以無憾乎子孫者在是雖三公之貴奚  
易焉吾知文林公之靈之樂之也文林公諱遇春字步元實就養清平官舍踰兩月  
以疾卒七年三月二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五勅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有文三卷  
詩四卷考溪麗江府訓導妣邢孺人繼妣劉孺人公所生也配鄭孺人前卒繼室張  
孺人生子一桂森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貴州清平  
令歷福建南平彰化十二年鄉試同考官署臺灣北路理番同知娶許氏女子子一  
壻曰舉人王際泰孫一集鵬幼造室某氏出女孫二皆許字銘曰

我我石屏高雲孕青耕禮耕學留畬一經必鬱而灼川洑而濤潛德所蓄哲人挺生  
觥觥神君貽厥令名雅容之山開其元局蓮池之南是康佳城千秋福基視吾此銘

安溪縣學教諭謝君墓誌銘



君謝氏諱金鑾字巨延一字退谷福州侯官人也。考正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大挑一等。試用武進縣丞。改教諭卒。君年十三而孤貧不能自給。然未冠則善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說。大興朱文正公督閩學。補縣諸生踰壯舉五十二年鄉試。嘉慶六年大挑二等。用教職。君父同里孝廉方正官崇布衣陳天文貢生陳庚煥皆有道君子。相切劘。立志於忠信篤學。其言學以四書為綱。五經為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異行。與夫泛枝濫葉揚靴簸糠之弊。署即武教諭。有謝生者極貧而孝。所親有婦不安其室。逼其幼媳為不善。媳不從。生議拔其媳歸良家。婦遂誣控生。學使至。入讒者置生於等。衆盡譁。請五庠之師白其寃於學使。五庠之師噤不敢發。君獨稟學使數千言。卒直其獄。補南靖學。歷司嘉義南平。再任安溪。安溪堯陽鄉以賽神起衅。釀鬪殺士被羅織者衆。匿莫敢出守持之急。君請寬其株連。諭使自投。而後遣之為耳目。將掩執所名捕數人。會令中怯事洩。數人者遂不可得。守歸咎於士。將盡褫其衣巾。君力爭不獲。迺具上其事於學使。且曰。漳泉無獄不及士。設按牒而罪之。不出二年庠序且一空。學使蒙古恩侍郎壯其言。力主之事乃已。初海盜蔡牽擾臺灣。臨鳳山嘉義令急延君問計。君曰。此間士民更林爽文之亂。其守禦咸有城法。召而謀之。咄嗟可集也。如其言。衆果至。乃偕令周視四門。指麾分守之。夜三鼓而辦。賊平。一縣安堵。然

君未嘗自言其勞。總戎滿州武隆阿詣縣。聞君賢。單騎徑造入門。請壁間教士條約。曰：通儒也。一見如平生。歡假館學廨。每飯必與偕。同知薛志亮聘修臺灣縣志。君講求利病。尤致意於政俗。薛君歎曰：有造海嶽之書也。巡道楊廷理建議闢臺灣山後蛤仔難。君考其始末。條其利害。為紀略。同里梁詹事採以具疏。請收其民土。設官定制。

朝議從之。及楊君奉命董其事。凡所建置經畫。一一必手書報君。今新設噶嗎蘭廳是也。君痛泉漳狃於鬪殺劫掠之獄。治之者恒禍。及學官弟子。乃作泉漳治法論。示所以緝凶訓俗。而歸其指於重士。以為教始。誠司牧閩南者之藥石。晚漸不樂居官。作教諭語。留贈安溪諸生。其言皆懇惻適於用。遺疾請告。諸生籲留。久之。君竟去。乃相與厚贐之歸。歸數載。卒。二十五年四月六日也。嘉義諸生聞之。自海外相與醵貲。飲葬祭。君食貧樂道。一介不苟取。於朋友死生不易行。所至獎孤寒。表遺佚。善護氣類。其誨人依於孝弟禮義。貧賤者踵接。及養病於家。猶饋問不絕。守令之賢者咸倚重君。君盡言無私。異趣者雖心憚君。然亦諒其無他腸。相尊禮無間。非忠熱廉直孚於人。何以及此於乎。今之師儒之官。能以道得民者。鮮矣。士之自廢廉隅者。日趨污下而未有止。求如君者。長善而拯其失。安可復得乎哉。君所交若陳布衣官孝廉。

余曩咸相與捋手。願恨少不能相從講習。與入適道之途。晚及陳貢生與君遊。又不  
能朝夕刻勵。急引為修身之助。比諸君子皆已凋謝。而余亦衰茶不足以自食。母感  
風俗人心之憂。未嘗不怒焉。慨吾道之孤。而莫之繫也。於乎。可勝悼哉。君春秋六十  
有四。配林孺人。前卒。繼配林孺人。生女二。適鄭氏。生子四。曰本。曰善。曰來。雨。曰復。生  
以道光二年立冬。後四日庚子時加辛巳。葬君於西郭外梅亭天才山之陽。銘曰。  
位卑而道高。故其節不撓。學苦而心惱。故其教不勞。如繭在絲。如坯在陶。其勸僚吏。  
如其所以最後髮。其銜庠序。如其所以守城壕。喪我人師。生徒號咷。鄙薄懦頑。孰滌  
腐腸。嗟斯人之不作。吾又焉知蘭茝之為蕭蒿。

讀荀子

張惠言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為善之才，而道甚遠。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操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於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

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於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麻。癰。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殷殷翁翁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當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為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於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春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於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蟻也。居且食於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蟻蚋之在於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於後。然後知藏之有蟻蚋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祈於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於蟻蚋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於藏。府痛知於身。而不知其為蟲也。有扁鵲者。樂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於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殺而導引者。去三蟲。蟻蚋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瘕蠱未有生焉者也。神之濁而

有蛟螭神之亂而有瘕蠢然則人之生於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間者耶知有生其間者毋亦待彼光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也政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速也如此其政之施於民者不過歲時請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射吹笙擊鼓以為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焉而難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於其間其化之淳而俗之樸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為之節因事而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即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為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而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而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變學之人生

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於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於禮教者具有奇衮放恣之民生其間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於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故君者制禮以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於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於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於禮故有孝友睦婣任卹有孝友睦婣任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隨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今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

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於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率。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為之也。為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為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為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置。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為父母者也。未有子



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為父母者也昔者宓子罕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翻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僕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況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喪而見遠富有以辦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為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送福子甲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顛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之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苦勞餓之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苦勞餓之拂亂之遷使之厯人世

之情偽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舉故之交故其得於中者益堅而用於事者益  
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  
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為而未必識其所以幸而遂其生  
優游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日暋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  
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無櫓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  
高浪目駭神眩手足顛倒尚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  
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焉可一概而道哉吾友福  
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擠而壓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為令蓋吾始  
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為然  
已而擴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間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黯然以深  
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振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於  
勞苦餓乏拂亂以成為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為一令  
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  
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  
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 郭不草堂圖記

巖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畝臺榭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曠長林帶以崇山雲物之態四望交集巖鎮之為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客巖鎮時園荒無人當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拔雞而入對語竟日是時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關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為何如人也壁間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伯筠莊李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筠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觀察公於吾郡皆不得相見讀其詩俯仰今昔又為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巖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為文舫所存益治其傾圯位置其樹石增以廡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岱而高水若瀏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既乃易其名曰郭不草堂誌昔游也於是筠莊宦河東文舫則與星巖朝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悔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昔日詠觴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為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間南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於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於是黃君純矣畫草堂圖乃記其後云園於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於金氏為嘉慶元年編竹為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左曲廊逶以北水

間在其北少西南繞其下池怪石環其池池中為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緣之盡其末末下垂復土為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四達回曲池環之若矩夫導盈焉其岸多老梅石如人立曲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渠上屬於方樓北降為曲房為齋為庖瀉以東屬於水閣曲池之南為畦春種芍藥秋種菊畦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乎堂又舫名應璩內閣中書不禁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為賢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於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為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為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於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為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於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本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於以惇仁善俗莫近於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恒兢兢焉務之余嘗遊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

處所處必為宗祠春秋祭饗鹽獻拜饒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熾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於新安見之休甯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為世儒宗藤溪為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為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富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為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當求能為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於敦本懋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遞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詎易耶書之以告後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為之記曰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為屋若干楹門二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通有宇名其堂曰永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傳風為楓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為海甯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於姚生四子而君為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為養乃較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於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養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夢樓塾曰汲修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嘗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為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構譽者潛以骨一罌寘其下君見之惻然命改地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感媿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護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於鄉賑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於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顴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隲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為除德之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不因豐不泰生子三閨國子監生良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七

二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尚繩孫八人三人補州學附生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閨等奉其柩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甯其親德之宥以穀其後其取於己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於世也廉而天其盛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